

國際問題叢書

世界編譯所印行

法蘭西地下活動



沈頌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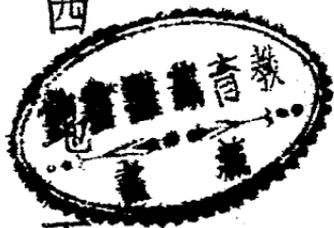
F.F.I.



MG
K565.46
6/2

沈頌芳

法
蘭
西



下
活
動

世界編譯所印行



3 1797 5132 0

前言

這次世界大戰，發現了一個新名詞——地下活動。這條地下戰線，它的重要性並不在於陸地，天空及海上的戰線。

歐洲許多被侵略國家的地下活動，法國資格最老，成績最好。一九四〇年六月德軍長驅直入，法國吃了一次敗仗，但並沒有戰敗。投降的人祇是那些法奸，法蘭西人民並沒有放下武器。他們在納粹的佔領區和維琪統治下的「自由」區，繼續抵抗並開始地下活動。他們鬥爭的方式是多方面的，主要的目標在復仇。他們會施用一切最有效的手段去消滅納粹。四年多來，由沉默的抵抗轉到積極的破壞。土匪略者以打擊，匪成民了解放運動一支洪流。

納粹和法奸對付地下活動會採取嚴峻的報復手段，到處是第五縱隊，到處是絞刑架

到處是巡邏車，到處是槍殺人質。這些遇難的人都是法國優秀的人物，文化界，科學家
和藝術家都在其內，被槍殺者計達十萬人，在牢獄裏有五十萬人，強迫到德國去的勞工
和拘禁在集中營裏的戰俘又有二百五十萬人，雖然，儘管統治者用盡最殘暴的恐怖手段
，但仍舊嚇退不了法國人民的抵抗，地下活動普遍地向全國展開。納粹和維琪終於無法
邊阻他們。

盟軍在法國西北部諾曼第登陸後，法國地下活動妥有準備，在敵人的後方，割斷電
線，炸毀橋樑，破壞鐵路，水閘，變壓器，工廠，焚燒德軍的油庫和軍需品，爾自布列
塔尼沿大西洋海岸，再由法西邊境到了東南的薩伏亞省都在內地軍的控制和活動下，德
軍的重兵器，後援部隊和給養，因為交通破壞，阻塞於途，盟機得到地下活動的情報，
立刻出動轟炸，他們配合盟軍作戰獲得了良好的效果。艾森豪威爾將軍會說：「在與英
美同志合作下，法國內地軍已在解放戰爭中担任規定的任務……有系統的破壞敵人運輸
，直接對盟國在諾曼第的成功幫助很大。」

歐戰已告勝利結束，盟軍即將東調對日作戰，大琉球島的戰事已成尾聲，盟軍快在中國沿海岸登陸。然而我們怎樣去響應盟軍登陸？怎樣去配合盟軍進攻日本本土？法國是怎樣團結的，我們內部的團結有助於盟軍在亞洲大陸的作戰，這本小冊子介紹法國西地下時代的材料，他們地下的活動及內地軍的長成，應該值得我們深切的注意，以資借

鏡。

法蘭西地下活動

目次

前言

第一章

老貝當鑄成大錯

第二章

沉默的抵抗

第三章

地下文化戰線

第四章

地下的報紙

第五章

投奔馬基

第六章

積極的破壞

第七章

地下納政黨和團體

第八章 地下勤務

第九章 響應盟軍空襲

第十章 地下的領袖

第十一章 藏高樂的戰功

第十二章 地下軍的改組與發展

附錄 譯名對照表



第一章

老貝當鑄成大錯



(南)

法蘭西的解放，給維琪敲了喪鐘。他們的主子都被趕走，奴才們也只有逃亡的一條路，老貝當悽然地離開法國，被納粹挾到德境西格馬林組織流亡政府。一般人的推測，老貝當已屆八十九歲的高齡，一會定死在德國，他再無面目來見江東父老。不料德軍的土崩瓦解，使這般流亡的奴才們無地自容。貝當在無可奈何之中，祇有慨然受法國政府之召，回國受審。

他在四月二十四日那天離開德境，臨走的時候，前德國派駐維琪政府的大使阿貝茲護送到瑞士邊境，揮手話別。瑞士政府准，許他假道回法。前內地軍總司令，現任巴黎衛戍司令柯寧將軍親自率領警衛軍在邊境守候，特備專車，把貝當夫妻押送到巴黎，拘禁於紅山監獄。法國臨時政府預定六月十五日公開審訊。他給予法國人所受的災難，他

的罪惡是無可寬恕的。這次對他要有個總清算了。

菲立浦，貝當，一八五六年四月二十四日生於法國北部加萊海峽的高希勒多城，那天他離開德境，經過瑞士，回到法國的途中，正是他八十九歲的誕辰，見到新聞記者談話時，老淚縱橫，大有不堪回首話當年之概。他已是風燭殘年的人，去死不遠，要是早在戰前死去，這位老英雄葬在凡爾登戰士的墓地上，可以完成一代英名，但他偏要在苟延殘喘的當兒，出了岔子，命運似乎註定他要在晚年自毀名節。

說起他的出身是非常平庸的。二十二歲畢業於法國著名的聖西耳陸軍大學。一九二四年戰爭爆發時，他正五十九歲，當步兵上校旅長。凡爾登戰役倖成功，聲譽遠播。但有許多人懷疑他不是真正的凡爾登英雄。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他就跟着退休山林，到了一九二〇年，年屆六十四歲，他的老興不淺，娶了一位四十三歲的寡婦為妻。克里孟梭生前曾批評他是一個惹人討厭的悲觀主義者。霞飛將軍也曾說他是意志薄弱而缺乏個性的人。這些批評對他並不過份。

一九二五年，他又被起用來鎮壓摩洛哥的叛亂，在他的僚屬中，認識一位洛克上校，過從甚密。幾年以後，洛克上校變成法西斯「火十字團」的領袖，貝當的性格向來同情保王黨，和洛克上校情投意合，他竭力支持「火十字團」，一九三四年二月六日法西斯暴動未成，他憂慮「火十字團」會被「人民陣綫」鎮壓下去，而覺得非自己挺身出來不可，乃就任杜美格內閣的國防部長，他的目的是要引進「火十字團」和軍部發生直接聯繫。

納粹勢力在德國擴展，更使貝當心醉目眩。八十多歲的老頭兒立刻激發政治上的興趣。跟着佛郎哥在西班牙的成功，他是貝當的門弟子，他們曾在摩洛哥戰役中共過患難，這時法國右派人竭力想拉攏西班牙，結成德意西法的反蘇陣綫，同時打擊國內的「人民陣綫」。一九三九年歐洲局勢正在危急的時候，貝當出任駐西大使。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貝當在西班牙和納粹使始終保持聯絡。一九四〇年的春天西線危急，貝當被召返法，担任內閣協理，色當防綫突破以後，敵人蜂擁般的向巴黎進兵，法軍遭受了空前的慘敗。

巴黎淪陷了，法國政府先遷都爾，再遷波爾多，內閣總理雷諾被迫辭職，悲觀主義的投降派貝當繼起組閣，在這樣危急的時候，他不辭辛苦毅然決然出任巨艱，他的動機要想拯救在垂危中的法蘭西。但站在背後的是些什麼人，都是一羣抱着狹窄短見的政治上的冒險家，特別是賴伐爾，這人是一個屠戶的兒子，人格破產的變節蟲，他和貝當同樣蔑視民主制度而同情於奸雄。祇有他能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信任，法國對德對義外交，他有專利權。貝當利用他走穩妥路線，而賴伐爾也利用了貝當完成政治上的野心。

賴伐爾之外，還有新右派的人物正要伐機會來報復人民陣線；而保王黨認為投降以後，復辟立刻可以實現。冒牌的左派，如德里奧由共產黨轉變到右派，組織「法國人民黨」，戰前他接受納粹津貼，專向共產黨搗蛋，成立「秘密革命運動會」時用頭巾蒙面便黨員彼此都不認識，又稱蒙面黨。達爾南也是蒙面黨中人，平日做運輸走私生意，他是納粹「蓋世太保」機關裏法國人的頭目。後來組織偽民團來抵抗地下活動。狄亞特是「火十字團幹部之一，納粹佔領期間，組織「革命同盟」，誣害愛國份子。指為共產黨

，一貫的執行屠殺政策。

從一九四〇年七月一日起，法偽政府遷到維琪，貝當召開非法國會，通過七項新法令，使他有權變更憲法，而代之以貝當的極權政治。依照貝當的憲法，他自稱「法蘭西的元首」，並獲得一切特權。兩院都被取消，指定賴代爾為他的繼承人。政府大小官員一概須服從貝當的命令。他的內心從來沒有慚愧過。他承認戰爭絕對無望，繼續抗戰，徒招無謂的犧牲，法國一旦退出戰爭，英國孤掌難鳴必然投降，蘇聯不是德國的對手，美國又在隔岸觀火。法國在德國的新秩序下，可以維持統一，可以安居樂業，法國應以「工作，家庭，祖國」來替代「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

貝當的苦心孤詣並不見諒於德國，希特勒對待被征服者不肯放鬆一步。法國投降以後，每天要貢獻四萬萬法郎，留出小麥，脂肪，肉類運到德國。法國人要忍受飢寒之外，還要強徵壯丁，送到德國去製造軍火，這不但削弱了法國抵抗的力量。並且直接打擊法國的生殖率。貝當要法國人做順民，過着安定的生活；但希特勒刀不留情。從一九四

一年起，跟着發生許多不愉快的事件，弄得貝當的聲望再也無法維繫下去，然而已有騎虎難下之勢，祇有拚着老命硬幹到底。賴伐爾一度失勢以後又恢復原勢。同時，達爾南仍繼續執行屠殺計畫。

納粹的勒索愈來愈緊，法國人早已無法供應，自己也吃不到什麼東西了。強徵壯丁，男的年齡改由十六歲到六十歲，女的改由十八歲到三十五歲。祕密警察的力量加強了，貝當的三件大事，第一，使法國人啼飢號寒，第二，充當苦工，第三，集團送命。

納粹統治法國有三種不同的意見，第一，是軍部，他們的目的要維持安定的秩序，可作經濟上的掠奪；第二，是外交派以里賓特洛甫和德國駐維琪大使阿貝茲等為代表，他們用溫和的手段來誘導法國人承認自己的低弱及失敗，而甘心和德國人合作；第三納粹祕密警察——「蓋世太保」，他們絕對施用恐怖政策來鎮壓法國人的反抗。在這三種勢力之中，軍部不願意多事，且戰事正在進行中，忙於作戰，無暇過問，外交派的本身又沒有力量，老早就退出對法國的發言，所以一切大權都操在祕密警察的手裏，法西斯

一羣魔鬼就橫行不法，無以復加。

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三日維琪頒佈法令，禁止人民集會結社。貝當不但把法蘭西民主的傳統及固有的自由破壞無遺，而代之以傀儡的獨裁。地方官吏都換了納粹可靠的人物。監獄裏常患人滿，大半都是無辜的良民，有男子，婦女，老年人甚至十歲左右的兒童，納粹當局從來不宣佈監禁的理由。在兩個地帶，佔領區內是由納粹自己治理，非佔領區內由貝當負責。希特勒恐懼後方的不安，尤其是在法國境內的地下活動日趨活躍，所以他對一切都加以無情的鎮壓。納粹對法國警察都是不信任的，因為他們常以地下活動暗通聲氣；德國人眼中的恐怖份子，在一般人看來就是愛國份子，地下活動的蔓延乃是納粹壓迫所造成的，但希特勒反而責備貝當領導無方，德國人便決定起用一般徹底唯命是聽的法國人來執行恐怖政策，達爾南就是這樣起來。

達爾南攫取了整個維琪政府，大權獨攬。其次，他已經「肅清」了各州的地方政府和警察。他組織了許多特別法庭：「恐怖份子」可以隨時隨地不經審訊，宣佈槍決。最

後，達氏更把巴黎各「合作」團體招募的半軍事組織設法統一起來，武裝起來。南部的「民團」已經有二萬五千至三萬人之衆。在北部，有布卡的法西斯黨，德皇與的近衛軍。狄亞特的「國民兵團」，「合作團」，「牢獄隊」和最後組成的「行動戰鬥團」。總算起來，人數大約也不過幾萬人。這些人，爲了對付地下活動，聯合組織了許多「反恐怖別動隊」，加入的份子還包括了馬賽的一些地痞流氓。人數大約有五千至七千人，他們與貝當和賴伐爾一點關係也沒有。在理論上。他們是應該與警察合作的；實際上，兩方面卻不斷在對立衝突。南部的「民團」是受德國憲兵的指揮，因此，就是間接聽命於德國軍部。達爾南組織的衝鋒隊，是由秘密警察武裝起來的。因此也由他們來指揮。這些人的使命，不單是鎮壓地下活動及馬基。（請閱第五章；投奔馬基）並且專門製造恐怖案件。然而敵偽的恐怖統治能維持多少時日呢？歷史已經回答了。

結束這個恐怖統治的，是盟軍在法境的登陸，也是法國本土的地下活動對於這一登陸的有力支持。盟軍登陸的事實已經逐日見於全世界的報紙，至於地下活動的長成與發

廣，下面將分別予以敘述。

第二章 沉默的抵抗

沉默的抵抗，是法國地下活動的第一期。

停戰協定簽字以後，法國本土被劃成三種區域，（一）佔領區，（二）自由區，（三）在西北部邊境阿爾薩斯洛林的封鎖區，法國人民非經特許不能隨便往來。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四日，納粹當局在阿爾薩斯——洛林張貼告示，限令當地法語居民儘速離境，並規定兩項辦法任擇其一：（一）居民自動撤往「自由區」，（二）或被遣送到波蘭去。許多法語人民不得不離開阿爾薩斯——洛林，成千動萬的居民，不問他們的年齡，地位，產業和健康，即老嫗和病人都限期離境，每人祇許攜帶二千法郎和三十公斤的行李，每天就有五六列火車駛往法國的南部。然而許多青年却被強迫押送到波蘭去充苦工，還有留下來說德語的居民，納粹承認他們是日耳曼的血統，但須向希特



勒的像前宣誓。當地的中學教員，大學教授和公務員都陸續調遣到德國，進特種訓練團，灌輸納粹主義，青年人又被強迫加入了希特勒的青年團。阿爾薩斯——洛林流通的國語言絕對禁止。納粹認為留下來的人都是最靠得住的。但沉默的反抗跟着就起來。戴高樂將軍一九四〇年六月十八日在倫敦的呼籲，由地下活動的人印成傳單都很神速地出現了。傳單上寫着：

戴高樂將軍告法國國民書

告全體法國國民

法國雖然打了敗仗，但法國並沒有戰敗。法國那些不合法的統治者，懼於措手不及的突變，漠視了祖國的尊榮，投降了敵人，將國家置於敵人奴役之下。然而，法國什麼都沒有損失！

法國什麼也沒有損失，因為這次戰爭，是個全世界性的戰爭。在自由的世界裏，有許多巨大的力量，還沒有發揮出來。終有一天，這些力量會把敵人擊潰。到了那

二天，勝利也應當叫法國有份，那時法國才會恢復她的自由與偉大。這是我的目標，爲此，我才³願踏全法國人民，不論住在什麼地方都要和我聯合起來，作共同的行動，作共同的犧牲，作共同的希望。

我們的祖國正臨於滅亡的險境。

我們要全體爲救國而奮鬥！

法蘭西萬歲！

戴高樂將軍

一九四〇年六月十八日

這些傳單有的貼在市政府，市參議會，警察派出所，或教堂的門前，也有的貼在德軍或法奸法西斯黨佈告的旁邊。有時，法奸德里奧開會的地方時常被入投炸彈，而納粹與法奸的佈告一夜之間全被撕去。

法國人民給德軍以閃電戰一擊而昏倒後，在兵慌馬亂之中，驚惶不知所措，他們經過短期間的迷惑已很快地清醒過來。各地方都舉起反抗的大纛，但起初祇是些無組織的

抵抗，各個單位沒有密切的聯繫，主要的鬥爭還是限於散發傳單，發行秘密報紙或零星地襲擊德軍。這些單位都有軍官領導，他們在停戰後，留下來的大批軍火都沒有移交德國而秘密藏在地下，後來各政黨也參加了地下活動而就有團體的行動表現了。最初成立的抗敵團體，在法國南部有「戰鬥會」，「游擊隊」，「南部解放會」，「復仇會」，「抵抗會」，法國北部有「軍民抗敵會」，「北部抵抗會」，「北部解放會」，及共產黨在南北兩部領導下的「民族陣線」。在游擊隊中，共產黨員也是佔多數。還有總工會和職工會來領導職工的團體。

他們之間有勞工，有文化人，有資產階級，有農民，包括社會各階層，各種職業，各種政團，不分性別，種族或信仰都聯合在一起。

一九四一年七月十四日是法國的國慶日，巴黎有百萬多人舉行飢餓示威，接著賴伐爾在獻送法國「志願軍」赴東線的大會上被一位愛國青年開槍射擊，這槍聲震動了海內外的法國人：說明了法國人在納粹的恐怖政策下人心未死。

這次示威，使法奸們的內心發生了一層新的恐懼。跟着納粹就逮捕大批愛國志士，當做人質來槍決，人質制度就在這時候開始的。一九四一年十月十日巴黎勞工實行罷工來抗議納粹殺害人質。

勞工階級在抗敵鬥爭中居於主要的地位，在犧牲的名單中，他們也是佔多數，不論在城市或鄉鎮間到處發生怠工，德國人以槍殺工人為報復，秘密警察加緊偵查怠工的主犯。巴黎近郊飛機廠發生罷工事件，工人四百多人被拘到集中營，北部加萊海峽礦工和冶金工業全部停工，工人不願離開工廠，德軍和工人武裝衝突，自堯勒工廠內，納粹秘密警察去抓人的時候，工人禁閉大門，不令入廠。後來德軍開到坦克，如臨大敵。北部維琪統治下的地方也是如此。

他們和地下活動發生直接的聯繫。到了十一月十一日，那天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的紀念日，巴黎又有一次大規模的飢餓遊行示威，羣衆在無名英雄墓前獻花，又到人質墓前去遺品，和警察起了劇烈的衝突。巴黎立刻宣佈戒嚴，愛國份子死亡的名單上加又

上新的第一批。許多人在慷慨就義的時候，高唱馬賽歌，同時又有一批青年被捕押送到德國去了。

在德國佔領區內，每個法國人不論在任何的一個場合開始沈默的抵抗。它的形式千變萬化，而其目的都是在軟化敵人的統治。使它感到苦惱。譬如：政府機關的一位官員故意遺失一紙公文，到處找尋，耗費他們的時間。維琪警察奉命搜捕愛國份子，當他們到達目的地後慢慢地敲門，留出時間讓人脫逃，或在事先走漏消息，等到警察到場時，一無所獲。再如：三個地下活動的人在禁谷山遭義軍逮捕，交給維琪，當警察帶他們到車站，候車出發，其中一位警察向青年輕聲咬着耳朵說：「在前面一站，火車行駛很慢，那邊沒有納粹守兵，絕對沒有危險，你們可跳車脫逃，前途珍重等語。」這三位青年就在前面一站，跳車脫逃。在許多次戰鬥的場合中，法國警察和憲兵有時掉轉槍頭，射擊納粹，所以納粹對警察是不信任的。凡是恐怖案件解送法院，法官暗中都袒護愛國份子，在未判罪前，允許他們先入醫院治療，俟傷愈時，得在醫院乘機脫逃，在工廠中，

工人暗中拆去機器的一枚螺絲釘，使機器不能開動；一時又配不到零件，停滯了數小時或數天之久。又有駕駛火車頭的員工開足馬力，去猛撞車廂，使之發生障礙，這些抗歐的抵抗也可收獲重大的效果。

第三章 地下文化戰戰

法國文化界不會在敵人的刺刀下屈服，他們仍舊一貫的保持爲自由而鬥爭。他們的環境異常惡劣，工作極度困難。一切的措施都沒有成功的把握，並且時常遭遇身體的威脅和飢餓的威脅，但他們却不惜生命，以求任務的完成。

巴黎大學是抗敵文化戰線的中心。法國著名物理學家郎之萬教授，他從一八九八年起就在巴黎大學任物理學教授，曾研究氣體的游離，測定游子速度係數和複合係數，就是氣體力學上的「郎之萬法」。他生平最重要的科學工作，就是研究磁的電子，並以電子輪來說明磁的現象。這位老學者也避免不了晚年的厄運，在巴黎淪陷後即遭納粹逮捕，押赴德國，他在獄中既沒有墨水，又沒有紙張，然而，他依然從事於科學研究，把香烟紙打開，用火柴焦頭劃着各種公式，法國學術界人士，因爲郎之萬教授被捕，激動了公

憤，在街頭連續幾天的示威，後來郎教授被釋放，他仍在寓所繼續學術研究。還有聞名世界的女科學家居里夫人的女婿，斐利奧，居里在抗敵運動期間也盡了很大的力量（參閱第十章地下的領袖羣），若望，瓦爾遭劊子手的毒打把嘆息洩成了優美的詩句。留在法本土的學者沒有一個人不受納粹的侮辱，如哲學家倍格生，在他的衣服上被納粹畫上一顆黃星，表示他是猶太人。有一次法蘭西研究院二十多位會員無辜被捕。而犧牲於納粹虐待的教員有的失踪，有的槍決，有的被送入集中營更難以計數，其中，如：物理學家郝爾維克，他不肯招供秘密計劃，而在獄中被敵人用棍打死，斯特拉斯堡大學石印師哥倫勃被德國砲彈打死。人類博物館的勒威斯基和維爾德，這兩位也是被納粹殘殺的。巴黎大學中國學院教授馬伯樂在德國集中營忍不住苦痛而與世長逝。

法國詩人聖波德羅也是被德寇槍決的。前人權聯盟會副主席巴許，雖然已經很老了，但納粹也不以他年邁而赦免，終於被殺。以農科出名的格勒諾布爾大學的科學院前院哥斯與他的妻兒同時被納粹殘殺。還聽到法國名作家基拉杜在某種環境中突然死去，因

是爲這位作家計劃搜集材料，寫一部德國佔領時情形的書，因此引起納粹的嫉恨，而置諸死地。因爲基拉杜名聲太大，公然逮捕處死又無適當罪名，且恐引起法人的反感及全世界的公憤，因此就用毒藥毒死了。

法國的學校或研究所却都參加地下鬥爭，例如巴黎市立實驗室有一個時期專門偽造各種證書給地下活動，並製造地下軍人所需要的炸彈。

法國的學生也與他們教師一樣的態度。巴黎的學生就是保持着他們的傳統，曾在街頭遊行示威，又創辦半月刊「自由大學」。其中不少因此喪失生命或自由，許多學生和學齡兒童，生活艱苦而身體缺乏營養，枯瘦如柴，且多數染上肺病。他們的父母投奔馬基或被征工以後，兒童們流浪街頭，無處歸宿。在飢寒交迫下，也就成了納粹的犧牲品了。

一九四一年法國北部的著作人在地下聯合出版「自由思想」雜誌。後來被納粹查封，到了一九四二年春季復刊，是用手搖油印機印成的。一九四三年十月起改名「法國文

學」，上面印着「創辦人特古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卅日遭納粹槍殺，藉以紀念他的殉難」，也是一種純文藝的刊物，後來屬於全國作家協會主辦。

全國作家協會，一九四二年成立於巴黎的地下，抗敵作家都參加在內，電影月刊和戲劇月刊都併入「法國文學」。另有幾種專門性的雜誌，如：全國法學會創辦的「自由法庭」，凡律師公會的會員都擔任撰述。全國醫師公會出版的「醫學雜誌」，由巴黎大學醫學院師生負責主持。最高科學院和法蘭西最高學院都竭力支持這些學術團體的活動。地下的音樂家也有刊物，名「今日音樂界」；工程師，技術家，畫家，彫刻家都有專門性的刊物。如法國藝術」，內容極為豐富。最有趣的，法國人在地下愁苦的生活中，還充滿了幽默感，「微笑抗敵團」出版的「高盧人報」，富於諷刺性，也是極受社會歡迎的。

「子夜出版社」出了幾本沉默叢書，著名的一本，如范高著的「海之沉默」風行全國。這本小說寫一九四一年，在法國某鄉村一個別墅中，來了一位德國青年軍官，愛上

了別墅主人的女兒，他向她談法國文學和德國音樂，這位軍官少年英俊，舉上滿酒，談吐文雅，且富有詩人的意味，而又是一位作曲家，每當夕陽西下，這位不速之客，照例來拜訪，他邀請別墅主人和她的女兒坐在一起談天，可是他永遠是一個人說話，別墅的主人沉默地喝着咖啡，她的女兒老是呆坐着從不從理睬這位求愛者。她們用沉默來表示仇恨，用沉默來表示搏鬥，這位德國青年軍官終於永遠被困在沉默之中。

馬利丹寫的「失敗的經歷」；福萊士寫的「黑名冊」，坦尼埃爾寫的「亞維農的情人」都以時代為背景，寓意深刻，法國南部抗敵團體出版的「犧牲者」，描寫納粹在夏勃多里昂殘暴的故事。「法國圖書館」專門出版短篇小說，由法國南部名作家執筆。

再如、莫利亞克在菲加遜報連載，描寫法國人在這次戰爭中受難的故事；浮梅劍辦一個刊物，名「精神」和「新時代」同時遭受了封閉，杜哈邁爾也寫了不少的文章。

詩歌是法蘭西苦難中的戰鬥驍角，詩歌物有「泉源」，由福舍創辦，它是一個高貴

的雜誌，還有「羅納河手冊」，「四十年詩歌」等名著。詩集有「詩人的榮譽」和「獄中詩人集」都在地下秘密刊行，傳播全國。

第四章 地下的報紙

法國地下的秘密報紙共有一百多種，發行的數字在一百萬份以上。地下時代銷數最大的要算「鬥爭」、「解放」和「游擊隊」，各省都有地下報紙，雖在地下，也是辦得相當認真，都由各抗敵團體的領袖親自動手。二三個人在地窖內可以印成大量的報。除了新聞以外，還有專載文藝的副刊，大部以政治性的報導居多，如地下活動的消息，罷工，怠工，破壞的成就，並暴露敵人的罪惡。全篇充滿了鬥爭性和煽動性的記載來提高法國人的士氣，揭穿敵偽的欺騙宣傳，號召人民的戰鬥，同時也討論戰後政治經濟社會制度各種問題，內容並不枯燥無味，經常刊有富於幽默感的小品及漫畫。

全國報業協會和各報發生密切的聯絡，並以材料接濟馬基，他們經常供給手提油印機，印刷材料，紙張，油墨及各種必需品。來源是非常困難的，初期的地下報紙大都用

羊油印機，下面均註有「閱後請廣為傳觀」，每份地下報紙至少有二三十人傳觀。發行問題並不如想像中的困難。法國人民經常可以在自己的門縫下或信箱內收到地下報紙，納粹曾經下令誰家信箱內發現秘密報紙，立刻槍斃，但賴伐爾的府上也隨時發現秘密報紙。可見他們發行的神妙，因為一頁八開小型報紙，捲摺極小，容易夾入麵包內或其他的貨物裏，經常運要送到鄰近的城市，維琪或德軍沒有方法阻止地下報紙的流通，如某次，兩個偽警檢查一輛貨車，司機很鎮靜的對答如流，並拿出一捲紙來，說「這些都是鋼鐵業工會章程之類的印刷品，偽警接過一捲來觀察，確是些工會的章程，也就一思索的放過這輛滿載一萬份送到外埠的地下報紙。各種發行的方法非常巧妙，千變萬化，無非躲避警察及納粹的耳目，有時所用的方法，令人發笑。

幾種地下的重要報紙調查如下：

「人道報」，是共產黨的機關報。已有四十多年的歷史。創辦人曹雷斯是法國社會黨領袖，一九一四年遇刺殞命。後來轉讓於共產黨，主持人加香，他生於一八六九年，

先後當選衆議員和參議員，今年七十七歲。一九三九年初春，法共產黨被政府解散後，該報也被封而轉入地下，納粹佔領期間，他參加法共地下總部活動，「人道報」祕密版共刊行三百十六期——其中一百二十期是印刷機印的，一百九十六期是手搖機印的。印刷機共印一五、三〇〇、〇〇〇份，用紙五八，一八〇公斤，手搖機共印二三，五二〇，〇〇〇份，用紙一一七，六〇〇公斤。七位編輯如貝里，桑貝，勃勒許，拉剛，格郎谷恩，勒柏浦和卡特拉斯都被納粹槍決。

貝里在一九一九年參加社會黨。一九二〇年底，他是洪共發起人之一。曾任衆議員，同時亦是衆議院外交委員會副主席。他在衆議院竭力攻擊慕尼黑黑政策並指出離開蘇聯，法國就有危機。洪共被政府解散後，他轉入地下，繼續編輯「人道報」。貝當降敵，他在二九四一年夏間被捕，起初他和桑貝兩人被判處六年監禁，後來維琪商請德軍到了十二月十五日執行槍決。他的夫人現任全國諮詢會議會員。（請參閱第八章「地下的

婦女」）

「人民報」，是「第二國際」法國社會黨的機關報，有二十四年的歷史，過去由黨魁萊翁勃崙親主筆政，貝當投降後，社會黨開始地下活動，不論在封鎖區，淪陷區或在維琪治下的地方，由當地黨員自動刊行「人民報」的分版。

在封鎖區內，由現任郵電部長羅朗主持，（戰前曾任社會黨的衆議員）他聯合了其衆議員如：畢亞，現任「北晨報」總編輯，和范華比現任全國諮詢會議會員。他們創辦了幾種社會黨的地下報紙，如「自由人報」，「第四共和報」，及「人民報」北方版。這些報紙都是手搖機器印的，離開里耳城德軍總部祇有幾公尺。每期五千份。該報出版開宗明義就是號召法國勞工階級聯合起來，反抗納粹，打擊維琪，並駁斥國社黨企圖分化法國內部及鼓吹日耳曼主義的惡毒宣傳。一九四二年羅朗被強迫徵工，途中脫逃，「人民報」仍照常由其他黨員負責主持。他到了巴黎的地下再刊行巴黎版。

在淪陷區內，由現社任會黨副祕書長樊迪埃主持，在德軍佔領期間，他是社會黨行動會委員，結合艾佛勒，勃隆哥諸人刊行「人民報」，鼓吹自由的社會主義，反對貝當

和狄亞特的奴隸社會主義，每類發行九萬五千份，它得到郵工的幫助，把「人民報」夾在郵件內寄出，總編輯勃魯沙萊脫被納粹秘密警察捕去時自殺（他的夫人現任全國諮詢會議會員（請參閱第八章「地下的婦女」）二個月後，又有溫釐多人殉難，但「人民報」仍照常秘密出版。

在維琪統治下的區域，馬賽版由現任社會黨祕書長梅耀及現任全國諮詢會議議長顧安負責，里昂版的負責人奧沙尼是一位有了四個孩子的父親，被納粹捕去槍殺。聖克勞特版每兩星期出版一次。一九四三年七月社會黨統一大會決定組織「人民報」總管理處，幾位委員除梅耀一人外，餘均殉難。「人民報」現由梅耀主持，銷數二十五萬份。

「黎明報」，已有十五年的歷史，過去是中間派一個小黨「人民共和黨」的機關報，未受社會重視，納粹佔領期間，由愛麥盧，達斯曼接辦，他是抗敵團體「解放會」和「戰鬥會」的領袖，在敵後極活動，過了二年的游擊生活，後來他到北非代表國內抗敵

團體，出席全國諮詢會議，又擔任內政委員，現任外交部長皮杜爾，司法部長德孟東，宣傳部長戴尙都是有力的支持者，現任主筆旭曼，是「人民共和運動會」的幹部，法國第三大政黨。

「解放報」，是抵敵團體南部解放會的機關報，一九四一年五月由愛麥虞限，達斯鐵創辦，在克勒索地方秘密發行，每期印二萬人，由達斯鐵自己暗中投入每家信箱，維琪奸徒亦不例外。一九四一年底在抗敵首都的里昂出版，每三星期出版一次，同時還有好幾個地方分版，編輯由達斯鐵，高博，馬西普三人分担，後來在巴黎排印，與版分寄到里昂，士魯斯，士倫諾地重新印刷，各地發行的總數十五萬份。巴黎解放後，它佔據從前「小巴黎人報」的社址，印刷設備非常完備。

「戰鬥報」，也是在地下生長起來，今年剛滿四週年，總編輯加密斯是一位青年哲學家教授，他和幾位地下領袖如庇亞（現任該報社長），保脫，奧里維埃，高格林，徐蒙等合作，組織抗敵團體「戰鬥會」，在這時候起，由費爾乃，（現任臨時政府戰俘救濟

部長）和他一位由瑞士改入法國籍的鮑邁合作，在里昂發行「戰鬥報」。鮑邁已在去年逝世。從一九四一年以來，有里昂版，尼斯版，巴黎版，地下時代總共出了五十八期。

「游擊隊報」，一九四一年在里昂祕密發行一小張，是用手搗油印的，主持人有八位新聞記者，如：尚披埃，亞維寧，貝若，蘇台依，克拉維埃，班頓，貝蒂，亞貝脫爾，先籌得一萬法郎，就開始辦報，共印六千五百份，印刷的地方時常變更，印刷所主人貝克萊父子兩人因之被納粹抓去殉難。後來搬到巴黎，總編輯尚披埃又被捕，在巴黎解放的前幾個星期，亞爾脫曼也落入納粹祕密警察的毒手，後者在巴黎解放的時候幸而恢復自由了。他們在里昂曾假造維琪天主教的報紙——「消息報」，報販公開投送，納粹初不介意，迨發覺後會數度到真的「消息報社」去搜查，幾個派報員犯有嫌疑而遭納粹槍殺。

「抵抗報」共有二種，第一種是地下「公安委員會」的機關報，為著名人類學家維

爾德和勒維斯基所主辦，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五日第一期在保郎寓所印刷，出了五期，從一九四一年一月起，幾位編輯連同維爾德，勒維斯基和保郎在內部先後被捕，殉難人員復有諾特門（記者兼律師）伊蒂埃等六人。該報遂停止出版。

第二種「抵抗報」，開始於一九四二年十一月，由「青年共和黨」以拉克瓦為領袖，在巴黎秘密出版。居然風行，竟印發十萬份，不論在淪陷區或維琪區都有它的蹤跡。

它和半軍事性質的抵抗團體「抵抗」發生聯繫，後來演成「全國解放運動會」的機關報。

「自由巴黎人」報是「軍民抗敵會」的機關報，主持人亨倫善是全國地下黨總同盟聯合會的委員。一九四三年五月由費勒南接辦。「軍民抗敵會」還有二張地下報紙，一為「前途報」由兩位青年費利普和台柴頓主辦，費利普被強迫做工到德國去，由台柴頓獨自負責，「進步報」是「軍民抗敵會」青年會員的機關報，創辦於一九四一年底都在地下印行。

「民族陣綫報」，是「民族陣綫」的機關報，創辦人莫勃郎。他主辦許多刊物如「法國醫學雜誌」，「世俗」，「法國第一」，「法國婦女」，「法國女青年」，「自由大學」，他本人被納粹槍殺後，許多刊物分由維勇，特古，毛剛，亞當及德比，勃里台爾主持筆政。「民族陣綫報」現由德比，勃里台爾主持，傾向共產主義。

「保衛法蘭西報」，創刊於一九四一年七月，主持人維盎納是「馬基」的幹部，最初分送極有限制，他們一面在打游擊，一面又出刊物，後來「保衛法蘭西」報成爲抵抗團體單位之一，加入「全國解放運動會」。該報才開始受人重視。維盎納和他的夫人不斷遷更住所，報紙印刷的地方也隨時移動，有時，在巴黎大學內，有時在洗衣作內，每期印幾千份散發。巴黎解放後，維盎納仍當新聞記者，「保衛法蘭西報」改爲夜報，銷數居夜報的第二位。

「解放晚報」和達斯鐵的「解放報」絲毫無關。總編輯戴克歇是在地下活動期間五位發起人中頓果僅存的一位。他是公務員出身，停戰後的幾個月，他被強迫徵工赴德，

於途中脫逃，沿途用打字機，打下許多抗敵消息，題名『解放』分送朋友。他潛往倫敦後，負了使命又回到法國。一九四一年六月，用手搖機每期油印五千份散發。這時候起，它成爲『北部解放會』的機關報，（後台有總工會的薩陽，紐梅葉，羅朗及天主教職工會戴西埃等的支持）實際的負責人是社會黨的幹部里比埃和戴克敦兩人，他們找到一架印刷機，藏在地下。每週按期出版，到了解放的前夕，共發行一百九十期，中間遇到一次危險，有一位同事被僑民團捕去受酷刑，供出地點，印刷機器全部被查封。他們再遷地用手搖機出版。

『基督教證報』是由教會神父夏埃於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創刊於里昂，它的目的是在喚醒許多法國人勿爲納粹的惡毒宣傳而麻醉。夏埃過去在土倫當哲學教授。一九四〇年六月他負着使命到匈牙利去。法軍戰敗消息傳來，他狼狽而同，即組織抵抗團體，並秘密刊行『基督教證報』，現任戰俘救濟部長費爾乃出資幫助，起先印五千份，後來搬到巴黎，銷數增至二萬份。

「茄佛羅許」週刊 GAVROCHE，由一羣抗敵青年合辦，他們之間，有屬於社會黨，有屬於共和黨，但共同的目標一致，鼓動抗敵，並謀解放祖國。他們決定先辦月刊，名稱由大家提出一個，再經表決，費了一番考慮以後，最後，費雷諾瓦提出，「茄佛羅許」，大家一致贊成。「茄佛羅許」的意思是在雨果名著「悲慘世界」中的一個人物。他是巴黎一個屢戒不悛的頑童，但具有豪俠的精神，後來這個字就代表這樣的一個人物。在法國民間普遍的應用了。

「茄佛羅許」週刊初刻用打字機，後用手搖機油印，由費雷諾瓦主持，在巴黎近郊出版，最多銷到四萬份，改為週刊。

第五章 投奔馬基

「馬基」是科西嘉語森林的意思，當地居民懶惰，時有殺人越貨的行為，犯了罪，就逃到森林裏去避避，也就是「落草爲寇」的意思。現在這字被用到法國來，它的意義已經有些不同了。在法國，「馬基」是指抗敵份子避難的場所，也是打游擊的地方。馬基陣營裏的人稱「馬基份子」。

「投奔馬基」，這句話在法國被佔領期間是很流行的。馬基的區域非常廣泛，起自瑞士和義大利邊境的阿爾卑斯山，尤拉山，直到西班牙邊境的比倫牛斯山，這一帶都是高山峻嶺，樹木參天，乃是打游擊最好的地方。投奔馬基不是一件極容易的事，要爬山越嶺，要穿過森林，山道又是崎嶇難行，人烟稀少，說不定要餓上幾天才能到達。

投奔馬基的人都是不得已而迫上梁山。他們背鄉離井來到這樣滿目荒涼的境地，雖

然在旅途上歷盡荊棘，但他們的內心是愉快的，脫離了黑暗的世界，重見光明的天地，呼吸着自由的空氣，還可以打游擊，殺死一些敵人，以洩心頭的仇恨。

這些亡命徒來自遠方，都是年富力強的壯丁，因為反抗敵偽的征工逃到這裏來，他們之間來自各地的人，有教員，學生，工人，農民，水手及退伍軍官，包括了社會各階層的優秀子弟。他們在血泊中重新站立起來，建立了游擊隊的根據地，開始和敵人及維琪作殊死戰。

「投奔馬基」的人數愈來愈多，立刻發生許多問題，第一是住所，第二是食糧，第三是武器，第四是衣物，住的問題，少數人可以住在農民家或羊棚裏，有時和飛禽走獸同住，或者就山坳掘洞而居。有些青年自己在深林間架起木板，技術工人還能自製收音機，鑿上電綫桿，割了他處的電線來接通電流，聽到消息以後，立刻發行手搖機油印的報紙，他們住的地方當然不免餐風宿露，有時一陣狂風吹來，木屋坍塌。又得重新改造，但住的問題總算可以勉強解決了。

食糧問題完全要靠當地農民供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大部份食糧都從附近的法奸和義大利人那邊搶來，游擊隊員到了黑夜駕駛一輛卡車去打劫敵人的倉庫，或截擊敵人的運輸車輛，把他們的食料搬運一空，有時到法奸那邊牽了一條牛過來，習以為常，如其法奸向德軍告密，那就要當心遊擊隊的報復了。

馬基和鄉下人相處很好，不搶不偷，公平交易，鄉下人常送黃油，雞蛋，肥肉過來，犒賞馬基，勉勵殺敵，所以，馬基在吃的方面比較在敵偽統治下的地方更要好些。鄉下人不但怕游擊隊，反而感謝他們保護地方，不受外來壓迫，成爲世外桃源。馬基區域內沒有法奸，無論老百姓，或游擊隊都打成一片，彼此親愛融洽，精誠團結。他們的救國思想，採取了同一行動，同一目標——就是打擊納粹。

武器問題非常感到缺乏，有的部隊三五人合用一枝步槍，每一部隊有數枝連發槍和輕機關槍，武器的來源大部份從維琪警察身上奪過來，或解除少數德兵的武裝，或派隊員到德軍倉庫內去偷竊，馬基在演習的時候，都代以木鎗，到後來和倫敦取得無線電的

聯絡，盟機由天空擲下來許多機關槍才足夠分配。

衣物問題，馬基陣營，什麼都感覺缺乏，大多數人衣衫不全，離家的時候，不能多帶東西，許多人的鞋底都空了，後跟都平了，有人從火車上跳下來，連鋪蓋都丟去了，還有人從集中營裏逃出來，一條單薄褲子都早穿破了。他們住在森林裏，寒風凜冽，沒有一個人不在發抖，馬基就從義大利軍隊方面打算搶劫，因為義軍最易下手，後來，搶到大批服裝，這個問題才算初步解決。

「投奔馬基」，須有人領路，一批又一批要去參加的壯丁被人引導到叢林中，轉灣抹角地越走越深，遇到放哨的人盤問後，或通報口令，最後達到一個山洞口，一扇狹窄而又低矮的門半開着，洞穴中有三十多位都是年輕的人，有的席地而坐，也有躺在木柴堆上，也有圍着野火在談天。他們見到有人進來，大家就轉過頭來望着。這一羣新來的人也就低頭含羞似地進入了一個神祕的世界了。

馬基的生活很有規律，每晨七時起身，早餐後，開始軍事訓練，十時半做雜役，有

開採柴薪，有種田，有去打游擊，午餐後，休息。下午二時至四時，軍事訓練，四時至六時開採柴薪或種田，晚餐後，分組集會，由領導人報告消息並檢討工作，馬基的生活是愉快的，在休息的時候，森林中或田野裏，有人拉起風琴，聽到一片歌聲。

「游擊隊員歌」乃是地下最流行的一支歌曲，由一位法國作家寫了這首歌，他的朋友給他譜成曲子。後來，有人把它帶到倫敦。英美廣播電台經常把它播送到法國去，地下工作的人們都唱不盡口，現在把歌詞直譯於次：

游擊隊員歌：

朋友，你可曾聽見，

烏鴉陣陣掠過。

我們的大好河山？

★ ★ ★

朋友，你可曾聽見，

那沉重的叫喊。

發自我們的國家，而他滿身上着鎗鏡！

★ ★ ★

聽着，游擊隊員們，

工人和農民們！

信號就在眼前！

★ ★ ★

今夜，敵人便會知道，

要代價呵！

血和淚！

★ ★ ★

從礦廠裏走出來，

從山崗上走下來，

哦，同志們！

★ ★ ★

在稻草堆的下面。

拿出你們的槍械，

拿出你們的手榴彈！

★ ★ ★

聽着，兄弟們！

拿槍，拿彈，

快把敵寇殺完！

★ ★ ★

聽着，破壞隊員，

注意你們的炸藥，
留心你們的子彈。

★ ★ ★ ★

我們還要衝鋒向前，
打開監獄的大門，

把我們的弟兄們救回！

★ ★ ★ ★

仇恨使我們向前進，

饑寒迫我們堅忍，

苦難使我們振奮！

★ ★ ★ ★

有這樣的地方，

人們在柔軟的牀上，

睡眠和夢想。

★ ★ ★ ★

然而這裏呵，是我們的家鄉，
他們踐踏，他們殘殺，
使我們全歸毀滅。

★ ★ ★ ★

我們個個都知道，
我們要什麼，我們幹什麼
什麼時候要分別就道……

★ ★ ★ ★

朋友們，你放心，

你要是倒下，

立刻又有人站住你的崗位。

★ ★ ★ ★

到明天，路上的血痕，

碧色斑斑，

就會在陽光中晒乾。

★ ★ ★ ★

朋友們，

我們在黑暗中呼嘯。

自由之神她會聽到。

★ ★ ★ ★

朋友，你可曾聽見，

烏鴉陣陣掠過。

我們的大好河山？

★ × ★ ★

若久，你可曾聽見，

那沉重的叫喊。

發自我們的國家而她滿身上着鎖鏈？

★ ★ ★ ★

他們參加馬基的第一步必須仔細讀閱祕密的傳單，而且須嚴格遵守如：（一）必須和親友停止往來，不准通訊，（二）絕對要保守住址的祕密，（三）尊重法國人民，盟國及中立國的人士的財產及生命，（四）必須尊重同志，不分黨派；不分思想，不分信仰，（五）必須小心保護武器，失去武器者處死刑。

至於安全問題，他們被德軍和維琪發覺時，立刻會有大隊人馬來搜索，發生一場戰

門，馬基的武器缺少，如何抵擋得住，所以爲避免損失起見，游擊隊在住所週圍，或較遠的鄉村，佈置哨兵，偵察敵偽的動作，遇有大隊人馬來時，估計抵抗不住，則全體撤退，如德軍或偽警人數不多，各游擊隊互通消息。四面八方蜂擁而至，圍擊攔截，使他們沒有一個人可以回得去。

「懲罰」是馬基重要任務之一，愛國志士被殺害一個，他們誓必報仇，去獵擊德人，大致以一抵十，如某夜，某地德兵遭暗殺，在出專地點，找到一紙字條，上面寫着：「這二德人被判處死刑，以抵償二位愛國志士的性命，須再有十八人脫獄，才是抵償，某月某日深夜十時執行槍決。」有時，偽組織民團被擊斃，因爲他在游擊區附近刺探而犯有間諜之罪。

竊伐爾和達爾南輩用盡卑劣的手段，去破壞游擊隊的信用，假借名義，偷竊，搶劫，屠殺，侮辱婦女，但民間立刻會發覺是真是假。有時立刻去報告馬基，而馬基時常發佈文告稱：「維琪奸偽假借名義，破壞我們信用，不知羞恥，你們盜匪行爲，不但禍害

無辜良民，而且違叛國家，現在你們末日到來，知道你們的姓名，決不饒赦。」賴伐爾與達爾南各種陰謀到最後以事實證明，反而更使人民對游擊隊增加情感，各單位游擊隊差不多每星期都要到駐紮附近的各城市裏，在無名英雄墓前，遊行示威，高唱「馬賽曲」，維琪警察都躲在家裏，不敢出來，有時，偶與德軍遭遇，發生接觸後，游擊隊殉難之人，德軍命令須在僻鄉地方埋屍，但人民對陣亡者肅然致敬，每次至少有二三千人送葬，這類事不限於薩伏亞或都菲勒省，即法北部諸省，亦常看到。

第六章

香港的破壞

里是地下活動的首都，每個區域都有指揮部，由軍官領導，而指揮部每隔一二星期遷移一個新址，行動的人員散在民房間，雖然納粹下令，凡隱藏地下工作人員者，一概處死，然房主非但不拒絕，而且給予許多幫助。後來，即使投入法奸的住所也是肯收容的。因為納粹的殘暴和掠奪，即法奸亦在所不免，起初這些法奸們存着一種幻想，以為和納粹合作以後，可以獲利，但這些幻想後來都被事實粉碎了。

納粹秘密警察在街頭，在咖啡店裏，在電影院散場的時候，檢查身份證，兵役證，健康證等，詳細盤問，以防「馬基」混入，對青年們特別注意，凡十五歲以上，五十歲以下的男子強迫征工，沒有職業的證明書，即被認為「恐怖份子」，加以逮捕。納粹的征工政策，愈來愈緊，當許多工人被押上火車的時候，父母親友和羣衆都來送行，圍

住車站，高唱「馬賽曲」並呼口號。夥黨們睡在軌道上阻止火車出發，德軍用機關槍掃射，火車終於駛離了。

地下活動出沒無常，都在夜深人靜，乘德軍熟睡的時候，地下活動的人員執武器和炸藥，得到勞工協助，在裏應外合之下，破壞德軍的設施。

有一次地下活動要破壞一座電力廠，指定幾個人員負責去幹件事。他們先搗破壞的計劃擬妥。在一個無月光的深夜中，由四個人攜了工具和炸藥，越過圍牆，匍匐而行，五個人攜着輕機關槍，守住要道，第四個人就是這廠裏的工人，他熟悉廠中的底細，輕步入機房，埋置定時炸藥，等到他們安全撤退以後，聞到轟然一聲，這座電力廠被炸毀了。

當他們計劃破壞巴黎廣播電台，費了三個月的時間，試驗炸藥的力量，是否可一事而毀滅這座電台，當他們到確有把握的時候，挑選了幾個勇敢的人員去幹，結果也是成功的。

破壞鐵軌，最易着手，法國各地火車傾覆，日有所聞，機頭的庫房也是地下活動最大的目標。長途電綫到處被切斷，德國人的軍用電話時受阻礙。

敵軍運油火車裝載大桶汽油或酒精抵達任何一個地方，在站上停留下來，到了晚上，總是被人縱火焚燒。

里昂附近費秦城，法國著名留米埃膠片廠，在一九四三年七月全部焚燬，此事與德方無關，因為留米埃兄弟和德人合作，地下活動對法奸也是半些不留情面的。格勒諾布爾城的大橡皮廠，儲藏着大量橡皮。這些寶貴的原料，被地下活動縱火，悉數付之一炬。還有一家專替德軍製造乾糧的工廠也在同一天遭受同樣的火災。

維琪政府憲兵司令部公報載，一九四三年八月份全國發生「恐怖」案件如下：

破壞工廠十四家

火車出軌四十五起

兵車出軌十五起

割斷電綫三十二處

縱火焚燒三十六處

破壞鐵軌四十五處

破壞車頭五十八輛

炸毀起重機七架

破壞飛機三架

破壞水閘五處

割斷電話綫二十四處

破壞挖泥機等七架

破壞礦井三座

襲擊官衙及監獄八處

襲擊德兵站五十八處



襲擊德兵崗位于二處

襲擊維琪警署七處

槍斃「民國」三十八人

焚燒德軍卡車一百十輛

汽車及三輪車三十五輛

焚燒德油庫六處

德軍兵力不夠分配，它徵集「民國」來守衛鐵路，橋樑及變壓器，這些法國人都是被強迫的。平日既沒有厚衣禦寒，又沒有充分的食糧裹腹，每天輪值六小時的巡邏，德國人恐懼他們造反，一律不發鎗械，每人手持一條木棍，而地下活動的人，每次出動都攜有輕機關槍，所以「民國」遇到地下活動早就溜之大吉。德軍聞訊趕到已來之不及了。

納粹對付地下活動的人，有時故弄玄虛，如抓到一個地下人員，施以酷刑後，棄置路旁，他有二層作用：（一）祕密警察在遠地監守着，希望地下人員看到後出來援救，

找到線索，一網打盡；（二）使一般人民看見這種慘狀有所畏懼。但地下人員往往見到自己同志之難，爲了顧全其他同志的安全而不影響工作，反而作出視若無睹的神色，納粹的計劃也就失敗了。

納粹要粉碎法國人的抵抗，一貫執行有計劃的大屠殺，採用了比中世紀更殘酷的刑具，許多監獄或集中營內，食物的分配幾等於零，個個都餓得像活鬼似的，又終年見不到陽光，也呼吸不到新鮮的空氣，夏天酷熱，冬天又是嚴寒。家庭送去的食糧都被沒收，在牢裏也是被強迫做苦工，卽病人亦不免。然而，這不能算頂厲害，還有更駭人聽聞的大屠殺案，例如夏多勃里昂案，范谷案，羅曼案。這些屠殺比奧拉圖和土勒二個大慘案更是慘絕人寰，驚動了全世界，奧拉圖的慘案經過如下：

法國里摩日附近的奧拉圖村，風景幽美，街市寂靜而整潔，那一天，突然響起咚咚的鼓聲，以前居民常聽見咚咚的鼓聲，但沒有今天這樣緊急，大家都感覺有些奇突。那時正是星期六下午一點半鐘，幾輛卡車裝滿德兵，開進奧拉圖村，市長報告居民應鼓聲

的召喚而來了。德兵粗暴地推趕他們在一邊，老人和病人都被強拉出來，有人企圖逃走立刻被就地槍殺，其他士兵開始挨戶搜索，查看有沒有漏掉或隱藏什麼人在家裏，有一家，找到一個剛出世的嬰兒，一個德兵把母親從床上拖到廣場，另一個人提了躺在襁褓裏的嬰兒。

居民中男人全聚在廣場上了。他們被排成每二十人爲一列，然後用機槍掃射。還有女人，孩童都被禁閉在教堂內，德兵放了一大盒的炸彈，一小時以後，教堂裏發生隆隆巨響，火焰直冒出來，裏面的哭喊聲，一直繼續好幾小時。爆炸以後，德兵跑進教堂，用木椅和傢俱堆壓在傷者身上，最後，把屋頂弄坍下來。這時德兵到處放上一把火，燒得精光。一個昏倒而被認爲已死的人活轉來報告了這件事實。

奧拉苦慘案喪失了七八百條生命，後來里摩日的偽官和主教帶了四週村莊的老百姓去視察，全村只剩了一堆廢墟。關於這件慘案造成的原因，有說與地下活動有關，那裏藏有軍火，供給愛國份子，有說這裏曾殺死了一個德國人。

另一件慘案發生在離巴黎以南四百二十公里的土勒城。慘案發生前三天，這個城市給馬基解放了。當地人民鼓舞歡忻，迎接光明的到來，可是馬基的力量很薄弱，德軍還有一部駐在隣縣，聞訊馬上趕來。馬基自然及時退出，可是老百姓就遭了殃。德國軍隊趕到以後，就命令城內男子都集中在一個方場中，藉口檢查身份證。居民曉得這將是一個悲劇的開幕，所以許多婦女孩子都哭哭啼啼跟了她們的丈夫父親去，遠遠的站在方場外。

方場上，堆滿了男子。德國人就開始檢查身份證。其中有的檢查之後，仍舊還給他，將這個人推在一個角落裏。這些人們似乎是幸運兒了。一會，德國人將這些男子分爲三股，命令三股人排成三行。排成後，好一會，沒有一些動靜，當時在場的法國人男女老少，心中充滿辛酸，悲痛，不知德國人要玩些什麼花樣出來。後來，一個德國軍官出現了，他嚴厲對在場的法國人說了幾句話，一個翻譯將他的話翻譯出來，才知道靠左一行的，有三個以上孩子的父親就無罪釋放；中間的，已結婚而無孩子的，送去德國作工

，靠右的一行是單身漢就該吊死。

命令發表了，場內外發生了一陣騷動。婦人的叫喊，孩子的啼哭，鬧成一片。可是德國人却早已準備好了吊架，馬上在方場中豎了起來。德國軍官就坐在咖啡店喝着酒，監督執刑的進行。第一個犧牲者走上去，德國人將一根麻繩套在一位法頭國人的上，慘劇進行很慢，因為有一百二十人要吊死。執刑進行中，自然在場的人，都不准離去，要他們參觀這幕痛入肺腑的悲劇。

一個，二個，三個，四個，死屍堆在吊架腳下了。忽然之間，三個行列中間發生了騷動。這騷動倒不是這些俘虜們想逃走，不！而是德國人在搗蛋，他們將靠右行刑的人推到左邊去，又將中間一行調到右邊去。其中不應該死的，反而被拉去上吊了。終之德國人無非以人命當兒戲，借此發洩獸性罷了。

這幕悲劇延長了很久，那位監刑官也疲乏了。而劊子手一會兒將受刑的拉上去，一會兒將受刑的解下來，也夠厭了，悲劇終算暫告閉幕，九十九個死屍，留下二十一一個得

塵生還兮 逃出魔掌

第七章 地下的政黨和團體

一九四三年的春天法國地下各抗敵團體，各黨各派及職工會成立了一個統一性的全國抗敵會議。

它的發起人是一位地下青年，化名馬克斯——過去奔走各抗敵團體，擔任聯絡工作，也會秘密到過倫敦和戴高樂將軍會面，他帶了無線電具，用降落傘跳下，從此和海外互通消息，盟邦由天空擲下武器，各抗敵團體也就展開更廣泛的地下活動。

一九四三年五月首次召開「全國抗敵會議」，全國各抗敵單位，各黨各派，各工會，各文化團體機關和各宗教機關都派代表參加，並承認在臨時政府沒有回來以前，它賦有最高權力的行政機構，同時也是本土地下活動的總領導機關。它的基層分子包括十九個單位，即共產黨，社會黨，急進黨，民主聯盟，大衆民主黨，共和聯合黨，總工會，

天主教職工會，民族陣線，北部解放會，復仇會，軍民抗敵會，戰鬥會，游擊隊，南粵解放會，抵抗會，保衛法蘭西社，北方之聲社，洛林社，抵抗社全體會議的代表共四十人，在納粹及維琪偵騎密佈之下，開會極感困難，地點變更多次，有時在貧民窟內，有時在古堡或教堂內，從未被人發覺。每次在開會前半小時，由祕書長茂尼埃把出席人員一個一個的去找來。茂尼埃告訴人說：「巴黎這麼大的一座名城，我們混在城內，用不到化裝」。他是急進黨領袖之一，戰前在人民陣綫時代，曾任萊翁勃倫內閣的空軍部長及國際和平運動會副會長。

全國抗敵會議有二項重要目的：一，在團結本土地下抗敵體及各黨各派，彼此發生密切的連繫。二，在本土解放後籌備國會選舉，實行民主政治。馬克斯自倫敦歸來後，不久被納粹捕去，壯烈殉難。後來由皮杜爾繼任主席，設置五位常務委員共同負責。另設軍事行動委員會，指揮內地軍。

全國抗敵會議之下，設有一各州解放委員會 C. D. I. 由各抗敵團體及各黨各派推定

代表一人或二人組織而成來主持各州解放地區的地方行政。它管制「地方解放委員會」D.L.L.和「E」黎解放委員會 J.O.P.L.還有幾個附屬的團，禮如：「勞工行動團」，它担任怠工和破壞的指導，它的支隊中，特別是鐵路職工，最爲出力，曾做了許多非常有效驗的破壞，由於他們的忠勇和殉難的精神，即納粹也表示無限的敬意。後來德軍不得不常駐重兵來保護鐵道，並且派出大批間諜去跟蹤鐵路人員的行動。但火車仍不斷出事。另有一個社會服務團，幫助殉難人員的家庭，如其家長失蹤或投奔「馬基」，他留下來的妻小無法生活，社會服務團就負責接濟，發揮了互助的精神。

全國抗敵會議的政綱，分爲政治經濟社會三類：（甲）政治，一，擁護戴高樂將軍領導下的臨時政府，保衛國家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獨立，並恢復法國在國際間的權威和強大。二，懲罰賣國賊和法奸。三，沒收賣國賊的財產，凡操縱黑市囤積投機，或利用職權，橫征暴斂所得來的產業全部充公；同時沒收敵人全部的產業。四，恢復普選，保護人民思想，信仰，意見和言論絕對的自由。凡人民居住及容積認爲不可侵犯，且在法

待前平等。

(乙)經濟：一，建立純正的自由經濟和民主的社會；排除大經濟壟斷的集團及大財閥的封建制度。二，成立國家機構，調和私人利益和國家利益，凡過去法西斯專制及壟斷下的國家經濟機構，全部解放。三，政府徵詢各生產代表的意見，擬定計劃，加進國民經濟生活。四，各項大企業，重工業，礦業，保險業，大銀行都收歸國有。五，補助銷售者，農業和農民合作事業的發展。六，凡有資格的工人都得加入國營企業的領導和管理，並自由發表對國家經濟政策的意見。(丙)社會：一，改善職工的待遇。二，調整薪津和工資。三，確定幣制，提高民間的購買力。四，擬訂綜合性的計劃，安定社會，保證一切公民均享受最低限度的生活。五，職業須有保障。六，實施有利的物價政策，提高農民生活的標準，改良農業，並用社會立法，保障農民和工人享受同等的權利。

「民族陣綫」成立於一九四一年，由共產黨人領導，實力相當雄厚，它號召愛國份

子，不分政治思想或宗教信仰，站在民族的立場上共同合作，首先驅逐納粹，完成祖國的解放。他們須在德軍佔領的地區內破壞敵人一切的設施，懲處賣國賊及維琪合作份子。

共產黨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六日曾對政府解散後，即變成秘密組織，說到地下活動。當然共產黨的資格最老，本土淪陷後，它不但領導自己的「民族陣線」，還控制了其他抗敵團體組成的「抗敵聯合運動會」。它在法國北部工業區域內的潛勢力很大。現在它採用了一個適合於各黨各派共同的綱領。共產黨領袖多列士說過：「馬克斯的理想，唯物論與辯證法不是一種定理的信條而是一種行動的準則，這種定理是以時間來轉移的，在目前新的環境之下就有新的定理來替代了，現在共產黨員的信條是戰鬥和工作，保障民主的勝利，並願望法國的強大。」

社會黨（第二國際）它是指揮地下活動的大政黨之一，現在它的地位僅次於共產黨。它領導的「民族解放運動委員會」M.L.N.參加的團體有「保衛法蘭西社」D.F.F.

北方之黨社——洛林社，抵抗社。並包括幾個抗戰軍團，領袖薩陽（現任全國抗敵會主席），賴各斯脫（現任臨時政府生產部長，費爾乃（現任難民救濟部長），顧安（現任全國諮詢會議主席）都是這團體的中堅份子。它的行動綱領（一）立即逮捕合作份子和投降派，嚴予處罰。（二）附逆財產全部充公。（三）沒收公物，走私資敵，查明實據，一律槍斃。（四）發國難財者，或強佔抗敵份子的財產均受重罰。（五）肅清中央和地方各行政機關的貪官污吏，特別是財政部須迅速予以改組，（六）改善國民的經濟生活。（七）大企業，大工業，電力及公用事業等收歸國有。（八）要發揚國軍隊

社會黨本身的綱領；（一）支持法國和盟邦對敵作戰到底，迅速完成全面勝利。（二）

戰後世界，祇有社會主義才能推翻托辣斯的壟斷和資本主義者的壓迫，使人類和國家得到真正的解放。（三）法國各項工業和經濟改革除非採用社會主義方法才能實行。

（四）勞工階級在資本家壓迫中解放出來以後，將發揮他們全部的技術去努力集體生產

，對農民也是如此。(五)國際間保持永久的和平能實行社會民主與國際民主。(六)對於處置德國敵人的軍需工業機務和軍國主義的精神必須澈底清理，廢除德國的重工業及各種可怕武器的製造。(七)推動共和民主革命，建設自由與公正的社會。

急進黨，又名急進社會黨，它的綱領不是急進的，又非社會主義者，乃是過去在政治上專作投機的一個政黨。它主張進步的資本主義，反對宗教教育。多少年來替農民說話。戰前，急進黨是法國第一大政黨，現在連第三把交椅還坐不到，除了共產黨，社會黨以外，就該輪到大眾民主黨或民主聯盟了。

人民共和運動會 R.P. 是民眾民主黨，民主聯盟，全國共和聯合結成的一條抗敵地下活動的陣綫。戰前都是些中間派的小政黨，在地下時代流過多少血汗，擴展了勢力，它已替代了過去急進黨的地位。

領導人有皮杜爾（現任外交部長），德孟東（現任司法部長），戴尚（現任宣傳部長），它的七項綱領：（一）對國家，（A）締造自由，強大和公正的共和國，（B）尊

重人民的主權及各種基本的自由，（C）絕對消滅法西斯神意識形態，尊重人權，（D）排除托勞斯和專利（E）；公用事業歸國家經營，例如電力，礦產，運輸和銀行業等。（F）言論界必須公正而自由。（G）全國普選，產生代表民意的國會。（H）婦女享受同等的選舉權和恩給金。二，對家族，（A）給予津貼和救濟金，（B）父母對其子女得自由選擇學校。（C）重視家庭衛生，主婦必須負責家的責任。三，對青年，（A）實施職業教育，授予經商智識，（B）舉辦結婚貸款，三星期內密月休假，薪資照給。四，對法帝國，（A）恢復領土主權，成爲列強之一，（B）加強國際機構，使其有能力保障世界和平，（C）法國重整軍備，（D）尊重道德和宗教傳統。五，對勞工，（A）保障勞工階級最低限度生活的工資，自由組織本身的團體。凡經濟機構和企業的管理，勞工若級亦得參與其間，（B）土地產物由資本家與勞工平分；（C）實施勞工保險及社會政策。（D）保護技藝專家的專利，獎勵私人發明，（E）組織體育會和俱樂部。六，對戰俘，（A）從速恢復他們在國民生活中一切的地位和權利。七，對全體公

民，(A) 看重自己的工作來增進生活的愉快，(B) 努力建設團結統一的法蘭西，謀個人意志的自由和國家法治的進步。

「軍民拆敵會」O.O.Z. 是從前殘潰敗下來的士兵和兩次參戰退伍軍人所組成的地下團體。在每一武装抗敵團體都有該會的會員担任軍訓和指揮，他們提出的綱領如下：

(一) 普選必須消滅欺詐手段，過去國會裏的弊端和議員的保守思想絕對不容其再存在，二十歲以上的男女都有選舉權，並由大政黨或團體起來執政。(二) 民事行政機構必須忠實履行民主制度，不得利用個人的職權和地位來假公濟私。(三) 報紙維持職業的自尊心，言論絕對自由，不為利慾或津貼所操縱。(四) 創造新的社會，教育平等，一般公民都有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五) 國家經濟機構保證公民最低限度的生活，提高勞工地位，並得參與工廠行政管理。(六) 不論任何政治制度，都由人民統治，且必須尊重他們的主權，如其發覺政制腐敗應該立即予以推翻，免其禍國殃民。(七) 人民

賦予政府最高的權力，如遭遇重大的困難，必須徵詢人民的意見。（八）托辣斯制度增加人民的負擔，今後代以獨立的工業家，商人，工匠或店員，發展他們的企業，變更私人集團的專利，廢除一切包辦制度。（九）懲罰國賊，決不寬赦，並依法審判操縱黑市的投機商人及變國難財者。（十）組織人民的軍隊，編制內地軍為正規軍。

總工會O.G.T.在一九四一年被維琪解散，會員原有五百萬人，大多轉入地下活動，重新組織新工會，執行委員會包括社會黨四人，共產黨三人，它和法國另一個勞工團體——基督教工會O.T.C.非常融洽合作，打擊敵人。

第八章 地下的婦女

抗戰時期，法國婦女佔着重要的地位，她們的貢獻並不亞於男子，有時還超過男子。那坦負的玉容，有許多使命由婦女担任最為適宜，例如聯絡，救護，幫助殉難人員家庭，散發祕密報紙，隱藏軍火等。

法蘭西的母親們，少婦們，年青的女子們，她們見到自己的兒子，自己的丈夫，自己的情人，有的當了戰俘，拘禁在德國集中營內，有的被強征到德國去充苦工，有的到遼遠的地方去投奔馬基，有的在地下活動，家庭之中早已沒有壯年的男子了，她們每天望眼欲穿似地期待着，盼望他們早些平安歸來。或者，許久沒有接到他們的消息時，又怕他們出了些什麼事，惦念着他們的環境，又擔憂着他們的身體。

家庭之間留下了老幼，一家數口的生計都要靠她們來維持，有時還要她們預備小包

裏，裝些食物寄給牢獄中自己的親人，因此，她們每天不得不拋頭露面去謀生，去覓食，可是，物資早被納粹搬運一空，商店閉門，百業蕭條，要找一個職業難如登天，而物價逐日狂漲，過去稍為有些積蓄的人，產業已被沒收了，公司的股票早已不值錢了，存款的銀行也已倒閉了，那裏還有錢去買黑市的東西，那末，每天祇好硬着頭皮在敵人的刺刀下，去挨打，去排隊，去等候幾點鐘，領到極少數的配給，有時等了一天空手而返。一家老少啼飢號寒，法國婦女們真是遍嘗了家破人亡的苦果，每天不知流多少熱淚。

爲了麵包，法國的主婦們無數次爆發了麵包鬥爭，憑了她們的熱血，憤怒和勇氣，在巴黎，在里昂，在馬賽幾個大城市裏舉行大規模的飢餓遊行，向納粹佔領當局抗議餓斃了她們天賦的糧食。

她們都已被壓得透不過氣來，而感覺到與其坐以待斃，不如和敵人拚命。所以在一陣百慮之下，她們沒有一個不是積極參加各種各樣的危險工作。法國的人口，婦女向來

在三十萬之六。本土淪陷以後，三百多萬戰俘和征工被押送到德國去了，一百多萬人投奔馬基，留剩下來的女工更顯得多了，特別在工廠裏的女工佔多數，她們發動了罷工和怠工，又參加了破壞工作，她們不願「蓋世太保」的威脅，冒着危險，在地下，在街上散發傳單和秘密報紙。

「蓋世太保」時常跟蹤她們，許多婦女被納粹抓去以後，在牢獄裏受到和男子同樣的酷刑，並受盡身體上的侮辱。幾個月內，沒水喝，也從不供給清水給她們洗澡，有些年青婦女在離獄以後又被送到妓院去，專供下級軍人的糟塌，雖然納粹施用了極殘酷，極卑劣的手段，但仍舊嚇退不了法國婦女的抗敵鬥爭。德國人的淫威更加激起了她們誓死復仇的決心。她們衝出了廢房，衝出了家庭，變成一個勇敢的戰士，參加祖國解放的鬥爭，下面是幾位地下婦女的領袖。

勃魯梭勒脫夫人，她的丈夫是一位新聞記者，納粹佔領期間，她在巴黎經營紙業，來保護她的丈夫作秘密活動，是「解放會」的領袖，她冒了許多次危險，分送地下報紙

。她的丈夫卒被納粹秘密警察捕去，他不願招供就自盡了，因此也就保全了他的夫人和兒女逃出虎口，她在倫敦繼續担任抗敵重要工作。巴黎解放後，已被任為全國諮詢會議的會員。

戈埃脫夫人，勞工總會的代表，職前在郵政局服務。一九三九年參加勞工運動而被郵政當局辭退。一九四〇年七月入獄後又脫逃，即轉入地下活動，而重新組織勞工總會。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再度被捕，拘禁於羅甘脫監獄。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七日德軍離境後，她才恢復自由。現在她担任全國諮詢會議會員。

貝里夫人，他的丈夫是「人道報」的總編輯，地下活動最有功績，她也是共產黨員，一九四〇年因達拉第政府解散共產黨而被捕。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才恢復自由，不幸她的丈夫貝里已被維琪逮捕而引渡德軍，在她未出獄前兩星期槍決。後來，她化名勒非佛爾夫人，轉入地下活動，領導民族陣綫在法國南部參加羅拉貢領導的「文化界抗敵運動」。

希爾善夫人，生長於北非阿爾及爾，向來在塞納省警察廳當公務員，停職後，隨法政府撤往土魯斯城，担任復員工作，但她已秘密參加南部解放會，利用在警察廳裏許多機會，營救集中營裏許多盟友和愛國份子脫險，一九四二年，她重回巴黎，在第十七區市政公所裏，担任救濟組的工作，她製造假身份證及居留證分發地下活動的人們，並以平價糧食接濟愛國份子，後來被納粹秘密警察發覺，但她已轉入地下活動，秘密逃出巴黎到上薩伏亞等地去投奔馬基，她會搜集許多極有價值的情報，現任全國諮詢會議會員。

奧勃拉克夫人，她的家庭務農，世代以種葡萄為業。但她喜歡自由職業，大學畢業後，她在里昂女子中學當史學教員。有了兩個孩子，一九四二年，她拋下筆桿，去打游擊，她的丈夫被納粹軍事法庭判處死刑。她懷着孕，化名到牢獄裏去，告訴納粹那位被拘禁的人是她的「朋友」，爲了自己和肚子裏孩子的名譽計，要求准許她和她的「朋友」舉行婚禮。納粹允許她移解那位囚犯到當地的秘密警察機關裏舉行儀式，當他

的離開牢獄時，所乘的汽車被「馬基」襲擊而獲救了。現在她的丈夫担任馬賽行政專員。

布勞恩夫人，「民族陣線」的代表。自一九三三年希特勒登台以來，她曾參加法國反法西斯委員會，同時担任國際援助西班牙共和政府委員會。納粹佔領期間，她是法國南部「民族陣線」的書記，現在她在里昂主持一張報紙。

戴弗勒夫人，「民族解放運動」的代表，醫學博士，阿爾及爾軍官的女兒。當納粹佔領巴黎時，她已完成學業，即參加抗敵運動，偷藏大批醫藥救護「馬基」。巴黎解放的時候，她指揮救護隊，她的丈夫現任馬賽市長。

勒福休夫人，「軍民抗敵會」的代表，「巴黎解放委員會」的副主席，「軍民抗敵會」指導委員會委員。在納粹佔領期間，維琪警察和納粹政治秘密警察數度搜查，一無所獲，她担任社會服務並幫助抗敵份子的家庭。

拉瑪夫人，法國婦女協會的代表，巴黎大學化學教授，在納粹佔領期間，她担任救

「工作，設計幫助征工逃亡。她的才華是征工之一，她攜了假文件到德境威瑪城救出
了她的丈夫。」

第九章

響應盟軍登陸

自一九四二年的春季到盟軍在法境諾曼第登陸以前，地下活動和馬基的黨經過到最高潮，這時不但罷工，破壞，飢餓示威更加擴大普遍，而有組織的抗戰也到處與德軍發生武裝衝突，同時，盟軍形勢日益好轉，蘇軍自斯大林格勒發動反攻，埃及英軍西進，華備直下突尼斯，美軍又在北非登陸，因此引起德軍進一步的佔據法國的南部，土倫港法艦隊不願落入德軍的手中，寧可玉石俱焚，全體艦隊和水手壯烈自沉，維琪最後一張王牌的法海軍作了這樣英勇的舉動，給予法國人民一個新的刺激，從此，他們在心理上起了普遍的轉變，當德軍進佔南部各大城市時，立刻遭遇了法國武裝人民猛烈的抵抗。德軍開到馬賽，那邊的武裝工人，水手及馬基進行三天的浴血戰，後來納粹調集坦克來砲擊全城，抵抗一時被鎮壓下去。

德軍打豫在德軍未登陸前，把本土的地下武身徹底消滅，凡是有馬基踪跡的地方，開槍大屠殺，縱火焚燒村莊，一掃一蕩，不守保留，但這極恐怖手段絲毫得不到效果，反而更加强了法國人民的抵抗。

一九四四年三月，德軍對馬基的根據地發動一次大規模的「圍剿」，調動兵力，計正規軍三團，禁衛軍五千，憲兵五千，達爾南的偽民團一萬多人，進攻上薩伏亞省，打了一個多月，馬基退入森林，但傷亡慘重，得不償失。第二戰場開關的前夕，阿爾及爾和倫敦電台每晚均有呼聲廣播散在各地的馬基，在電波中經常聽到「上薩伏亞省內地軍聽着，注意！注意！願伏爾加達爾南又來佔領來進攻你們了。這次由警察總監親自任總指揮，帶了貝當的禁衛軍十二營，「志願軍」五營及偽民團，他們已經某個方向而來，你們趕緊準備，鼓起你們的勇氣，殲滅這些奸徒」等語。

德軍並阻的日人距離不遠，阿爾及爾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派人到本土各個游擊隊的單位密切聯絡，發給密碼，統帶內地軍，並為統一指揮，由柯寧將軍担任內地軍的總司

令。到了六月六日，盟軍果在諾曼第登陸了。法國臨時政府即號召法國人民起義，由倫敦發出播音說：「盟軍已在法國北部登陸了，法蘭西解放的日子，就在眼前。德軍在東綫戰敗，在北非被消滅，在義大利又無法阻止盟軍向羅馬進兵。它再沒有力量調兵來法，所以要強徵法國壯丁，供納粹的驅使，你們去麼？你們去射擊自己的同胞麼？你們每個人武裝起來，速去參加附近的游擊隊，響應盟軍。勞工們，從速停止工作，援助你們被射擊的兄弟。全體愛國志士們，無遲疑的去破壞公路，軌道，電綫，工廠，阻礙敵人的行軍。」

艾森豪威爾將軍勸告法國人民在盟軍的接應未達到以前，不要輕易發動，保存實力，以免被敵軍一擊而倒。但法國人民個個都激於義憤，且認為時機已經成熟，解放祖國又是本身的責任和義務，不能再坐待他人來替自己解放，就在一呼百應之下，法國人民不分老幼，都手執武器去和敵人拚死命了。德軍在各城市迫得無法，只好宣佈戒嚴，用機關槍來掃射這些「叛徒」。德軍下令沿海法國居民一律撤至內地，收音機器沒收，戲

院充用作臨時集中營。婦孺皆不許出外，但命令下得太遲，法國人民早已開始行動了。自六月六日至廿八日，在德軍的後方，有一百八十輛火車出軌傾覆，公路都被破壞了，橋樑也炸毀了，當敵軍需要緊急補充的時候，援軍和令其都阻塞途中，運河的水閘也被炸毀，油船被人縱火焚燒，水路交通也斷絕了，電話線電線被切斷，軍用電話失去聯絡，德軍軍靠無線電來維持遠感覺不夠應付。電力廠停工，電流中斷，馬基把法國東部和南部的交通完全切斷，德國的運輸祇得繞道比利時境過來，中部沒有一條路線可以暢通，尤其是在戰區附近的地方破壞得更徹底，布列塔尼的武裝人民擾亂德軍的後方，使它首尾不能兼顧。營壘軍在諾曼第出現以前，內地軍已控制住一大片地方了。六月內地軍攔截了德軍運往前線的大批巨型坦克車。又有數列車裝載重兵器運到諾曼第去，中途出軌，在沒有來得及移動以前，盟空軍不斷飛來轟炸。

德軍有十個師團被內地軍牽制。在某些情形之下，內地軍已收到和正規軍同樣的效。德軍曾用裝甲步兵，傘兵等去對付內地軍，德國兵力不敷分配。法國中部內地軍攔

備了廣大的自由區，他們擁有行政權，並配給人民的供應品，保障公共秩序。副市長的市長，市議員及一般法奸，全靠賄絡殘匪團匪保護，它不得不向後撤退。到了八月中旬，由於巴黎警察及全國鐵路工人的總罷工，內地軍的聲勢更浩大。法國南部曼德城、龐美尼亞籍德軍六百名，把德軍官殺死後，帶了武器投入內地軍，西班牙兵倫拿斯山麓的高加索籍德軍也叛變，投降內地軍。

阿爾及爾電台向內地軍發出公告，籲請卜旺斯，道芬，薩伏亞塞文尼及中部的人民配合內地軍作戰，因為德軍全圖自南部和東部兩方面孤立的隊伍聯合起來，應不惜以任何代價，殲滅德軍而俘虜之。後來內地軍在上薩伏亞省一百五十餘公里地區，進行一百五十三次的戰爭，把德軍肅清。盟軍從諾曼第登陸的一天起，進展迅速，勢如破竹，收到內地軍響應的功效頗大。

盟軍距離巴黎不到五十公里，地下活動立刻轉到地面和德軍公開巷戰，鐵路及運載工人總罷工的結果，巴黎近郊交通全部停頓，德軍已完全失去控制的力量，它退入城內

，企圖把巴黎的警察二萬名繳械。但他們早在內地軍領導之下，拒絕繳出武器，並宣布罷崗。德軍對巴黎人民不加警告，開始亂射，又隨時聽到爆炸的聲音。每天下午九時以後全市戒嚴。前線退下來的德兵在街頭出現，狀極狼狽，士氣低落。

八月十九日，全國抗敵會議下令總起義，武裝人民五萬多人進行巷戰，攻佔了公共建築物，和諧廣場和香榭麗舍大街。法國三色國旗重在聖母教堂頂上出現。二十三日巴黎大部份解放，二十五日法軍第二裝甲師進入巴黎，各教堂鐘聲和市政廳的禮砲齊鳴，慶祝首都的解放。

第十章

地下的領袖羣

這幾位領袖各人都有一段壯烈的事蹟，直到法國本土解放後，才得知他們的底細，而今天他們已經成爲法國政治舞台上的要角，他們有中學校教員，有五金工匠，有新聞記者，現在把他們的出身介紹於下：

民族陣線的領袖

裘利奧·居里，是居里夫人的女婿，今年四十五歲。居里夫人有兩個女兒，長女名伊芙，是女作家，現住美國。次女名伊倫，嫁與裘利奧，仍繼續他母親的工作，他的丈夫裘利奧也改姓了居里，在巴黎大學執教。巴黎淪陷以後，夫婦兩人一直沒有消息，到了巴黎解放才知道他們兩人不但還活着，而且做了許多抗敵工作。

居里是法國共產黨員，他在地下活動期間，被推爲「民族陣線」的領袖之一，在巴

黎爲內地軍製造手榴彈和炸藥，去破壞敵人的軍事設備。居里是實驗物理學家，夫婦兩人，志同道合，研究製造人工無線電力，後來發現鐳的原子核在分裂的時候可以自造極大無線電力，使煤失去效用。他在一九三九年開始專心研究這個題目。地下活動期間，環境迫他們無法繼續下去，就在巴黎領導抗敵工作。他是法國共產黨後起之秀，又是一位學者，法國人民極擁護他。

費爾南·格蘭尼葉，法國北部人，今年四十四歲，任「蘇聯之友」社主任祕書，主編「今日的蘇聯」雜誌，一九二七年與德里奧競選獲勝，當衆議員，今次大戰入伍，當砲兵，因反對貝當投降即從事地下活動，領導民族陣綫。一九四一年十月被捕，拘禁於集中營，一九三二年一月在德軍慘殺二十七名人質前，越獄脫逃。輾轉渡過海峽，到倫敦後，他代表法共產黨加入戴高樂的民族委員會，曾任北非臨時諮詢會議會員兼宣傳委員會主席及空軍委員。

全國解放運動會的領袖

亨利·費爾乃，生於里昂，今年四十二歲，一九二六年陸軍大學畢業，即參加萊茵區的佔領。一九二九年赴敘利亞，至一九三二年返國，一九三七年在新特拉斯基入日耳曼學院。一九三九年應徵從軍，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三日被俘，旋於六日後逃脫；同年七月在馬賽再度應徵從軍，同年十二月十四日調參謀部謀報處。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八日脫離軍界，組織人民抗敵團體，取名「真理」，後與另一抗敵組織「戰鬥會」合併，並發起組織全國解放運動會，網羅左右各黨的抵敵分子，特別是社會黨員加入最多，德國秘密警察及維琪政府曾懸賞緝拿他，一九四二年初，他應戴高樂之召，到了倫敦，後來在北非任救濟戰俘工難民委員。現任救濟部長。

羅勃脫·賴各斯脫，今年四十七歲，係經濟問題專家。戰前他竭力倡導指導經濟與計劃生產。他是總工會執行委員會委員，又是最先參加法國北部解放運動的創始人，他的抵抗團體是最先組織的一個，他主席法國南部解放運動的行政會議。在此期間，他過着地下生活，用了兩個化名——法埃脫和賴勃魯斯。他擔任全國解放運動指導委員會的

代表，同時也是代表臨時政府在本土各種研究，諮詢，立法委員會的委員，現在生產部長。

人民共和運動會的領袖

喬治·皮杜爾，年四十五歲，生於法蘭茂林市一個中產之家。他是天主教徒，幼年曾在義大利耶穌會辦的學校裏肄業。十八歲歸國服役。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退伍回家，再入學校研究歷史學，後來開始當中學歷史教員。在學生眼中他是個不能邊疆的教授，是智識極豐富的導師。他常請學生們到咖啡館裏，給他們講授歷史和國際關係。

他白天教書，晚上主編法國天主教左翼青年主辦的「黎明報」。一九三五年，他參與一次國會議員競選失敗。一九四〇年應徵入伍，在聖昆丁前線被俘，一九四一年七月，他逃出德軍集中營。參加巴黎地下抗敵運動。後因搜捕太急，逃往「抗敵首都」里昂，負責指導。一九四三年維琪報紙向他大肆攻擊，他再潛回巴黎作地下活動。

皮杜爾的弟弟保羅也是一個活躍的抗敵份子。他的妹妹馬莎爾在馬賽的聖西爾醫院

裏當護士，不斷把食物供應法軍俘虜，同時又藏匿許多愛國份子。後來轉到巴黎工作，給納粹秘密警察抓去酷刑毒打，身受重傷。

就在這時候，皮杜爾開始編輯「戰鬥法國」秘密公報，共三十頁，每星期出版三次。後來被維琪政府賴伐爾捕去，但幾個月後，越獄脫逃，他化了裝週遊全國，聯絡各地愛國份子，加強抗敵的活動，他的化名用「維昂」和「亞孟丹」。法國八大抗敵團體之一的人民共和運動會完全由他主持，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五日召開「全國抗敵會議」，他當選了主席。巴黎解放的前夕，他早在八月十九日那一天，潛入巴黎，領導抵抗團體，逐走納粹，解放了巴黎。

九月九日：他就任外長之日，身上只有一套破舊衣服，一件襤褸的大衣。他在巴黎的家，早給德軍搶劫一空。可是他有着很豐富的歷史智識，他對於外交史懂得很清楚。莫語說得流利，從那天起，這位歷史教授不再講歷史，他在製造歷史了。

地下活動太緊張了，皮杜爾經過了這一番活動，體重大減。到現在他仍然瘦弱不堪

胃口很小，早晨祇吃一隻蘋果和一杯咖啡便夠，對於肉類從來不感興趣，他的個子瘦小，但儀表時人，他已經剃去小鬍子。只是過分的憂慮，使他的黑髮變成灰白。在他陪戴高樂到莫斯科前，他才買到幾套深色衣服，一件有皮領的大衣，和一頂呢帽。他在外交部佔三間房子過着勤勞的獨身生活。他每天上午九時吃過早餐之後，就在堆滿書籍卷宗及報紙的臥室中辦公。

在辦公室裏，巨大的辦公桌把他顯得格外瘦小，他歡喜在午餐時和閣僚一起討論政務。晚上他看書看到深夜。他鍾愛的書籍是歷史，遊記，小說和有關戰前歐洲的書籍。他的癖好是蒐集郵票，旅行時，他好搜索植物標本。

戴尙，化名脫里斯當，今年三十七歲，研究法律，一九三五年起，任大學助教，是一位最年輕的教授，特別研究社會問題和民法，曾辦雜誌多種，「民法」雜誌的創辦人之一，自己担任總編輯的職務。一九三九年他應徵入伍，任陸軍中尉，奉命開往馬奇諾防綫。一九四〇年六月，他的隊伍被德軍包圍，他奮身指揮着那一連人，兩度追擊敵兵

。後來德軍裝甲師團來戰，他們都被俘了，拘禁於薩爾堡。一九四〇年八月越獄脫逃，抵達法國南部，即在蒙貝里埃大學担任民法教授。他是最初發動抗敵運動領導人之一。曾和德孟東（現任司法部長）同為抗敵團體「戰鬥會」創始人之一。他的言行與熱誠，一般學生深受他的影響。

後來，戴尙和德孟東兩人聯合，先在里昂，再到巴黎繼續從事於地下活動。他祕密出版了許多自由法國組織的計劃與法規，從這時候起，他被推舉為宣傳委員會委員長。盟軍登陸那天的早晨十一時，他被納粹祕密警察捕走，拘禁於費雷斯納，後來轉解到康邊縣，乘機脫逃，他即參與美軍，九月二日到了巴黎。臨時政府改組，紀念他在地下的功績被任為宣傳部長。最近調任司法部長。

德孟東，今年四十四歲，已有了六個孩子。曾任南錫大學法學院政治經濟教授，南錫市參議會議員。法國青年天主教會會長，他專門研究社會問題。「社會法」雜誌創辦人兼社長，今次大戰，在前綫，曾受傷被俘，終於設法脫逃。後來在里昂大學法學院任

政治經濟教授，因有聲譽，不為學校當局所容，一九四二年八月被免職。他入地下，發動法國南部最初的反抵抗運動，組織「自由」團，再和「小翼」團合併成立「戰鬥」團，和費爾乃爾爲主持人。又成立研究團體，專以策勵人民解放祖國爲職志，經過一年多的時間，奔走各抗敵團體間促成統一性的組織。一九四三年九月到阿爾及爾任司法委員。現任司法部長。最近調任盟國戰時罪犯審委會的法國代表。

共產黨的領袖

馬賽爾·加香，是法共的老領袖，今年七十六歲。中年時代，他是一位哲學教授。先在法國知識階級中領導社會主義運動至一九一四年來三度當選衆議員，一九三五年當選衆議員。一九三九年達拉第解散共產黨，他因健康關係在家鄉休養，未遭逮捕。自法軍慘敗，本土淪陷，他即轉入地下，繼續在巴黎地下刊行「人道報」，並在秘密電台廣播感動人心的演說，鼓勵人民抵抗納粹。巴黎解放以後，他又站上從前的崗位，現在除主持「人道報」外，還擔任全國諮詢會議會員兼外交委員會副主席。

弗郎士瓦·維佑，今年四十二歲。世代務農，一九一七年參加社會黨青年團，一九二〇年正式加入社會黨，同年十一月率同盧昂地方社會黨青年團參加共產黨，繼任全國共產黨青年團聯合會書記，自一九二〇年一月至一九三〇年正月，任法國共產黨總書記，一九三四年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區委書記，一九三六年普選，人民陣線勝利，他當選黨議員。一九三九年被達拉第政府逮捕，至一九四三年三月五日出獄。一九四四年四月四日，代表共產黨參加北非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戴高樂將軍任他為國務委員。現任衛生部長。

查爾·狄雅，今年四十八歲，軍金工匠出身，曾任海軍機械士，上次歐戰，蘇聯十月革命後，聯軍艦隊駛進黑海，他極為活動，同情紅軍。戰後，他擔任共產黨重要職務。當選參議員，又是總工會領袖之一，一九三六年普選，和賴伐爾競選，卒由英雄黨選為地下活動期間，他是游擊隊的領袖之一。臨時政府改組，代表共產黨任空軍部長。

毛里斯·多列士是法國共產黨的領袖，居於崇高的地位，自法共解放散後，他留居

蘇聯，直至法國解放後，始返國，未曾參與地下活動，故從略。

社會黨的領袖

麥律斯·顧安，現年六十一歲，在法國社會黨內已有四十年的歷史，四十歲當選衆議員，歷屆競選，從未落第。維琪召開國民大會時，他爲八十議員投反對票之一。後來以社會黨總代表的資格，參加戴高樂將軍領導下的戰鬥法國。一九四三年九月抵達阿爾及爾，籌備臨時諮詢會議，二個月後成立，當選爲主席。

安德萊·勒吐蓋，戰前在巴黎業律師，曾任衆議員，一九一四年從軍，兩度受傷，屢爲審案，出庭爲社會黨領袖萊翁勃倫辯護，本土淪陷期間，他在地下領導社會黨，後來逃出法國，曾任北非民族解放委員會委員並指導本土地下活動。

安德萊·菲立普，今年四十三歲，巴黎大學法科及政校畢業，得法學博士，曾留學英美，一九二六年返法任里昂大學教授，曾遊印度研究勞工狀況，一九二〇年當選爲法國社會黨委員，一九三七年當選衆議員，貝當投降後，她首先響應戴高樂的呼籲，留在

里昂開始領導地下活動。一九四二年七月，秘密離法，投奔戴高樂，擔任北非民族解放委員會國務委員。

唐基·波里廉，現年三十六歲，一九三六年當選衆議員，他屬於社會黨。今次大戰發生，他應徵入伍，在前線受重傷。他是拒絕投票維琪偽國會的八十議員之一。一九四三年，他回到故鄉，在那邊擔任的市長也被免職了，他有自己的田產，努力於農村合作和互助，反對維琪的農業合作機關。秘密警察和維琪警察來抓他，從一九四二年底起，他授弄「馬基」，他是農民抗敵團體創始人之一。臨時政府改組，代表社會黨被任命爲農業部長。

急進社會黨的領袖

艾德華·赫里歐，今年七十二歲，法國碩果僅存的元老，政治家兼文學家，法國急進社會黨的創始人。戰前曾任總理及外交部長，當了三十多年的里昂市長，一九三六年擔任衆議院議長，貝當投降後，召開非法國會，他投票反對，並表示：「只要我一息尚

存，仍圖保衛國會的權利，這是人民的權利，也就是我的義務。」後來，維琪把他移交給納粹，拘禁於德境集中營內。最近蘇軍把他營救出來，到了莫斯科，他的名著有一九二二年出版的「新俄羅斯」，一九三二年的「斐多汶傳」，一九三四年的「美洲印象記」及「新歐洲」等。戰前曾一度訪問莫斯科和斯大林見面，兩人都喜歡啣着烟斗，促膝而談，引為知己，這次他繞道莫斯科返法，是具有重大的意義的。法國各黨各派都擁護他，急進社會黨也正需要一位賢明的領袖。

保祿·賈高必，生於科西嘉，今年四十九歲。業律師，一九三二年任科西嘉維那谷城市長。一九三八年當選參議員，一九四〇年七月反對貝當投降，重返故鄉，組織地下團體，號召抗敵，後來被義軍捕去，一九四三年五月，自義境集中營脫逃，投奔「馬基」，一九四三年底到阿爾及爾，籌備諮詢會議，北非民族解放委員會改組任生產及補給委員。一九四四年九月任臨時政府補給部長，現任殖民地部長。

伯多祿·孟代·弗郎士，生於巴黎，今年三十八歲，已婚，有兩個孩子，巴黎政治

學校畢業，法學博士，業律師，一九三二年當選衆議員，一九三五年任盧維埃市長，一九三六年任衆議院稅則委員會主席，一九三八年任財政次長，停戰後，因「馬西格里亞」案件之牽累，一九四〇年八月在卡沙白朗加城被捕，押回法國拘禁，一九四一年六月判處六年徒刑，戰後後脫逃，即參加地下活動，一九四二年到倫敦，負責自由法國空軍職務，加入駐英的「洛林隊」，曾任臨時政府經濟部長。

各黨各派的地下領袖

愛麥虞限·達斯鉄，今年四十六歲，早年在海軍界任職，後來和朋友辦「瑪里安報」和「民族雜誌」，攻擊希特勒的種族主義，一九三九年起重操航海生活。貝當投降後，他最先反抗，組織「解放會」，又創立「戰鬥會」，在地下，他是最活動的領導人，過了二年多的游擊生活，潛往倫敦，後來就代表本土抗敵團體，出席臨時諮詢會議，曾任北非民族解放委員會內政委員，現在巴黎辦報。

亞力山大·巴洛第，今年四十四歲，在巴黎大學獲法學碩士學位，並得國家獎學金

，戰前任全國經濟會議祕書長。一九三八年任勞工部司長。一九四二年夏天，轉入地下活動，一九四三年秋季他被任爲地下報業委員會主席，直至一九四四年三月，戴高樂將軍任命他擔任臨時政府駐本土的代表。同時他指揮抗敵團體的軍事行動，並主持社會專業委員會，完成了重要的任務，許多地方行政委員，新警察總監，和各部的祕書長都是歸他任命的。

第十一章 戴高樂的成功

戴高樂的起來，沒有什麼神祕，他在貝當投降的第二天，在倫敦發表法國人繼續抗戰，英國政府立刻承認戴高樂是「自由法國的領袖」，不論在經濟上，政治上，軍事上都竭力支持他。

當今次大戰爆發的時候，他是一位默默無聞的上校軍官，指揮着一個坦克車連，在前綫作戰。一九四〇年五月十五日升任少將，指揮第四機械化師。六月六日接到內閣總理雷諾的急電，召返巴黎，他受任國防部副秘書長。後來又奉派到英倫担任英法軍事聯絡官。巴黎淪陷以後，法政府遷往都爾，設降派貝當和賴伐爾三謀攫取政權，他攜了英法軍事合作長期抗戰的計劃，從倫敦飛到都爾，設法勸阻投降，但終歸於無效，他憤而乘機飛返倫敦。

戴高樂的成功分爲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他從都爾飛回倫敦，他原是具當的親信舊部，但並不同流合污。他斷定法國決不會被納粹征服，所在他堅決主張抗戰到底。見到貝當，魏剛，賴伐爾輩正在陰謀投降，他立即離開都爾，飛到倫敦，過了幾天，貝當果向德軍提出停戰。後來戰局的推移，美意先後參戰，戴高樂的聲望也逐漸提高。「法國民族委員會」需要有一個強有力的戰鬥團體，並和國內地下活動發生連繫，因此，一九四二年四月，「法國民族委員會」改稱爲「戰鬥法國」。

北非戰役以後，謀求祖國解放的法國人，却又新生出一派，那就是法國駐各殖民地的總督所組成的以吉羅德將軍爲領袖的阿爾及爾政府，它的背後受着華盛頓的支持；和倫敦的「戰鬥法國」遙遙相對，於是雙方就開始摩擦，同時維琪要人海軍上將達爾朗，也逃到北非，他雖遭刺身死，却帶來許多維琪的要人，倫敦和阿爾及爾二個不相容的力量，既同是以抗戰爲目標，戴高樂發揮他的政治手腕，雙方經過多次談商，終於奠定了合作的基礎。一九四三年五月三十日，戴高樂到達阿爾及爾，六月三日成立「法國民族

「解放委員會」，由戴吉爾氏共同擔任主席。這事實重獲到了一九四四年四月一日，吉羅德辭去主席及統帥職位由戴高樂單獨負責，同時委員會擴大，加入內地抗敵代表及共產黨社會黨人。這是戴高樂成功的第二個時期。

吉羅德將軍之去職，表現了政治家的風度，他的進退光明磊落，令人欽佩。反過來說，他們不爲個人利益着想，完全重視國家的利益，所以能有這樣的遠見，應歸功於大革命的傳統；民主的教育養成了他們的習慣，要是他們兩人着重私人的利益，抄襲了路易十四的「朕即國家」一句老話，不但把國家弄糟，到最後自己也身敗名裂，吉羅德將軍的作風，給全世界政治家一個好榜樣。

民族解放委員會改組以後，四月九日美國務卿赫爾表示美國政府同意將來盟軍在法境登陸，法國的行政權聽由法國人民自己管理。同時英國在事實上也承認法國民解放委員會有執行政府必要的職權。假若法國內部不能團結，而盟軍一旦在法登陸，許多問題如行政管理，居民食糧供應，內地軍配合盟軍作戰，必致發生許多困難，阻礙了盟軍的

登陸，也就是延遲法境的解放，重苦了法蘭西的人民。所以法國本身需要一個能代表全國力量的政府，吉羅德將軍辭職以後，內部團結的障礙已經去了，盟軍也就在法登陸了。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同時改稱法蘭西共和國臨時政府。它的任務是隨着盟軍的進展，在解放區担負地方行政的責任。

八月二十三日內地軍解放了巴黎。三天後戴高樂將軍回到巴黎，受到人民熱烈的擁護，跟着臨時政府由阿爾及爾移到巴黎，結束了它的流亡生活。戴高樂回去以後，和國內的抗敵團體發生許多微妙問題，九月九日臨時政府改組，戴高樂讓出半數以上的閣員，界予地下活動的領袖及各黨各派，組成一個聯合政府，他自已以主席的地位，居高領導，他的左右二十多位閣員分成三派：（一）是出身地下團體，（二）來自各黨各派，（三）是四年多來在海外跟從他的舊人，大家都捐棄黨派成見，照着共同的目標，誠心誠意地合作，向着團結和民主的大道上邁進。要是戴高樂有心獨裁，早就密佈黨羽，抓住政權，但事實證明他不把國家當做私產，這是他成功的第三個時期。他們對於法奸不

望半個情面，無論大小，都判處重刑，全國共有法奸案十萬多件，正在依法審判，許多法奸都已判處死刑，預定在半年以內要把法奸全部肅清，然後才談得上建國和復興。

第十二章 地下軍的改編和復員

在納粹佔領期間，地下戰火遍地燃燒。法國人民不分男女老幼，差不多都武裝起來了。法本土解放後，臨時政府對於武裝人民的措置，煞費一番苦心。這不單是法國如此，其他解放國家也有同樣的情形。事實擺在眼前，希臘流亡政府和國內人民解放軍一度發生衝突，波蘭流亡政府和華沙臨時政府互相攻擊。再像南斯拉夫，義大利，比利時等許多國家，大致也有許多類似的情形：在本土剛剛解放，流亡政府一旦回去，要奪佔政權，解除人民的武裝，但人民方面却認為流亡政府在海外過着安逸的生活，未曾吃過苦，也未會流過血，過去內政外交的腐敗，造成軍事的失敗，今天回來又要居於統治者的地位，自然是不甘心的，所以他們要求人民直接參加政府。

領導法國地下活動的人都是一批飽經風霜的青年，他們不知流了多少血汗，匯成民

族解放的深潮，今日大功告成，法蘭西當然是屬於他們的，惟有抗敵的人物才夠得上領導的資格。

法蘭西解放以後，我們不能否認戴高樂領導的海外流亡政權和內地抗敵團體發生許多微妙問題。這二支武力的動向，對於內政上具有決定性的作用，而內地抗敵團體在納粹佔領期間，受着民族陣綫的領導，特別是共產黨的勢方向全國普遍的展開。法國的資產階級在這次戰爭中差不多都宣告破產，轉到無產階級——其中多數人也有因為失望而轉向共產主義。現在法國共產黨控制了許多抗敵團體。同時，民族陣綫另外一支力量，社會黨，也得到人民擁護，實力雄厚，法國總工會的領袖，都是共產黨和社會黨出身。還有大衆民主黨，戰前原是一個小黨，在地下活動期間，抗敵有功，許多抗敵領袖如皮杜爾，德孟東，戴尙都是該黨出身，現在變成法國第三大黨，和共產黨及社會黨鼎足而三。

戴高樂回到本土以後，承認它們的力量，所以對於地下軍的改編和復員問題，和全國抗敵會議尋求協調的方案。他同意內地軍歸併正規軍，還有許多人民武裝團體都也找到



合理的方法解決。法國終於安然無事，渡過了政治上的危機。

陸軍部長狄代爾說：內地軍二十五萬人已經編入正規軍，有的加入步兵營，有的加入工兵營，有的加入砲兵隊，他們都立刻配上現代的武器。

內地軍各級軍官改編後，仍保持地下活動時代的階級，以率領的人數為標準，一百人給予中尉，二百五十人給予上尉。一千人給予少校，二千人給予中校。凡不願繼續服勞務者給予榮譽狀，義勇隊員欲留在軍隊中者必須受技術的訓練。等到把地下軍二十五萬人編制，配備武裝完成以後，再召集青年入營。

全國抗敵會議和軍事行動委員會，曾經一再通告內地軍各單位，今後應受陸軍部的節制，並在陸軍部內設置內地軍指揮部，過去全國抗敵會議所任命的軍事行動委員會，今後屬於陸軍部內附設的軍事委員會而與陸軍部長合作。

內地軍不單單這二十五萬人，法國地下活動期間，把男女老幼都武裝起來，許多地下團體受全國抗敵會議的領導，現在這些武裝團體仍繼續存在。

因之，內政部曾在去年十月二十八日發出通告，內容說：許多武裝團體仍留在各省繼續活動，它們既非正規軍又不是警察。而這些團體，在納粹佔領期和敵人戰鬥，現在繼續活動，其目的在鎮壓第五縱隊，取締操縱黑市的好商。有時他們實行暴亂或逮捕。政府對於他們過去的功績表示無限的敬意，但本土已獲解放，臨時政府已在各省有按照共和國的法律行使行政權和警察權。各地行政當局具有充分的能力去鎮壓第五縱隊的非法行動，政府接到報告，各地人民特別是在農村方面，對於這些武裝團體的行動，逮捕和逮捕，頗感不安。這些武裝團體所持的武器可以廣大的應用到新軍方面，而且他們也正感到武器的缺乏。

政府在合法範圍以內維持社會的秩序和保障人民安甯，倘武裝人民在公共場所攜帶武器，必須遵守共和國的法律，而非經行政當局的許可，則各抗敵團體的檢查，傳審，或逮捕，即均屬非法，其主事人應負刑事的責任。臨時政府也正肅清親德份子，鎮壓第五縱隊的活動；並取締操縱黑市的好商。

全國抗敵會議對內政部這項通令，已經一致通過了下列的宣言：

「關於內政部通令民國及武裝愛國份子復員一事，全國抗敵會議聲明，這些人民武裝團體是在一九四四年一月受全國抗敵會議的號召之下而成立的。它們保衛祖國，殊多功勳，尤其在巴黎解放的一役中，確定了勝利。它們受全國抗敵會議的命令，保全了人民的生命和財產，許多搗亂份子會企圖騷動，都立刻被鎮壓下去。」

「全國抗敵會議聲明，凡是對於民國及武裝愛國份子的各項措施，須根據共和與民主的法律，同時，非經全國抗敵會議承認不能有效。內政部的決定，全國抗敵會議認為極難實行，並確信維持秩序和保障公安，臨時政府和全國抗敵會議之間需要合作。」

「全國抗敵會議一九四四年十月一日發出對各州解放委員會的訓令，仍舊按照它的工作程序做去，但準備和內政部磋商採用合法的方式，因為這些愛國人民的武力是從戰鬥中產生的，它的目的在保衛民主，它的工作是針對着第五縱隊奸徒活動」。

全國抗敵會議爲着國家的利益和法蘭西的強大，他們努力增強國家的實力，但並不

對共和國的法令背道而馳，全國抗敵會議號召全體法人，不分男女老幼，本着過去地下時代的奮鬥精神，仍奮一致團結，繼續為國效力，法國的命運將永久和抗敵團體存亡相關。

巴黎解放委員會在同一天發表宣言，支持了全國抗敵會議的這項行動。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三日全國抗敵會議向臨時政府建議對於民團和武裝愛國份子的地位及復員辦法。其中主要的兩項如下：

(一) 民團和武裝愛國份子既不是補助警察，也非普通軍事的機構，它是由一般男女公民組織的團體，負起義勇的任務及艱難的工作，目的是在保衛祖國。他們就當地的範圍作為根據地。站在本身的崗位和專業而努力。全國抗敵會議為了團員迅速的動員和有效的統制，把團員分成數組，每十一人為一單位，每六個單位為一組，每一單位的領袖由團員互選，每組的司令由各單位領袖推選。民團的工作聽命於當地的市長，經市參議會和當地解放委員會的同意，它應該和行政機關密切發生聯繫，凡有任何不法行為，

抵觸行政權者，應該竭力避免。

(二) 民團和武裝愛國份子有了使命才許攜帶槍械。各項武器應該留存於當地的市政府或由解放委員會負責保管。必要用武器時須徵得當地政府的同意。但民團的負責人准許永久攜帶武器。凡遇有犯罪行為，緊急事件，或合法的防衛得便宜行事。同時應立即首先報告當地解放委員會，再向地方警察當局備案。

到了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法國人民武裝團體已將武器交給軍事當局。法國臨時政府是由各黨各派組成的，並且極端符合民主的精神，所以人民信任政府，同時政府也信任人民，在互相信任之下，共同努力祖國的團結和復興。

附

錄

共產黨	Communistes
社會黨	S. F. I. O.
急進黨	Radicaux
民主聯盟	Alliance Democratique
大衆民主黨	Democratie Populaire
共和聯合黨	Federation Republicaine
總工會	C. G. T.
基督教職工會	C. T. C
全國抗敵會議	C. N. R.
民族陣線	Front National
北部解放會	Liberation-Nord
復仇會	C. L. V.
軍民抗敵會	O. C. M.
戰鬥會	Combat
游擊隊	Franc-Tireur
南部解放會	Liberation-Sud
抵抗會	Comite de la Resistance

全國解放運動會	M. I. N.
抗敵聯合運動會	M. U. R.
保衛法蘭西社	Defence de la France
北方之聲社	Voix du Nord
洛林社	Lorraine
抵抗社	Resistance
軍事行動委員會	C. O. M. A. C.
內地軍	F. F. I.
各州解放委員會	C. D. I.
地方解放委員會	C. L. I.
巴黎解放委員會	C. P. L.
保王黨	Royalistes
法西斯黨	Francoistes

報紙和雜誌

Journaux et Revues

人道報

L'Humanité

人民報	Le Populaire
黎明報	L'Aube
解放報	La Liberation
抵抗報	La Resistance
戰鬥報	Le Combat
游擊隊報	Le Franc-Tireur
自由巴黎人報	Le Parisien Libre
民族陣綫報	Le Front National
保衛法蘭西報	La Defence de la France
基督教證報	Temoignage Chretien
茹佛羅許	Gavrache
法國文學雜誌	Les Lettres Francaises
自由法庭	Le Palais Libre
醫學雜誌	Le Medecin Francais
犧牲者	Les Martyrs
法國第一	France D'abord
勞工生活	La Vie Ouvrier
高盧人報	Le Gaulois

人名

Personalities

戴高樂	Gen. De Gaulle
若望翁	Jennenez
鹿孟卓	DeMenthon
皮杜爾	Bijault
賈幾諾	Jaquinot
狄維	Fillon
弗郎士	Mendes-France
賴各斯脫	Lacoste
潑里讓	Tanquy-Frigent
賈高必	Giacobbi
巴洛第	Prodi
羅朗	Laurent
戴尚	Teitgen
費爾乃	Frenay
畢倫	Biloux
羅安	Roan

柯雷	Koehnig
薩陽	Sallent
茂尼埃	Manier
多列士	Therast
加魯	Gachin
居里	Joliot-Curie
郎之萬	Langévin
貝里夫人	Mme. Péri
格萊尼叶	Granier
維勇	Villon
萊翁勃雷	Léon Brillouin
赫里歐	Herriot
達拉第	Baladier
雷諾	Reynaud
貝當	Pétain
賴伐爾	Laval
達利昂	Darlan
德里奧	Doriot
狄亞特	Diat

達爾度	Darand
洛克士校	De La Roque
瓦爾	J. Wahl
倍爾生	Bergson
聖波德羅	St. Poi De Rotz
巴許	Baschi
哥斯	Coste
基拉杜	Giraudou
特古	Decour
郝爾維克	Holweck
哥倫勃	Collomb
維爾德	Wild
勒維斯基	Lewitsky
馬利丹	Maribala
達尼埃爾	Daniel
馬伯樂	Maspero
朱勒羅曼	J. Romain
莫利亞克	Mauriac
丹梅	Fumat

杜哈邁爾	Duh'mel
范高	Vercors
福萊士	Forez
阿拉貢	Aragon
旭曼	Schumann
達斯鐵	D'Astier
拉克瓦	Lacroix
德比物里台爾	Debu-Eridel
里比埃	Ribier
梅葉	Mayer
高博	Copeau
馬西普	Meassip
莫勃郎	Maublanc
保朗	Paulhan
桑貝	Sampaix
勃拉許	Blach
拉剛	Lacan
格郎谷恩	Grancoin
勒柏浦	Lepape

卡特拉斯	Cadras
諾特門	Normann
拜郎善	Bellanger
費勒南	Fresnes
勃魯梭勒脫	Brossolette
樊迪埃	Verdier
范華比	Van Wolput
尙披埃	J. Pierre
亞維甯	Avinin
貝若	Peju
蘇台依	Soudeille
克拉維埃	Clavier
班頓	Pinton
貝蒂	Petit
亞爾脫曼	Altmann
加密	Camus
庇亞	Pia
保脫	Pante
奧里維埃	Ollivi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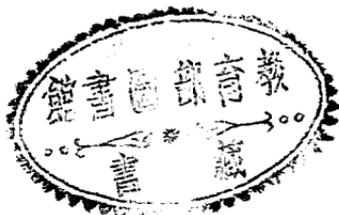
高格林	Canquelin
戈埃脫	Mme. M. Collette
范爾壽	Mme. M. Verger
奧勃拉克	Mme. Aurac
布勞恩	Mme. Braun
戴弗勒	Mme. A. Deffere
勒福休	Mme. Lefacheux
拉瑪	Mme. P. Ramart
馬基	Mequis
尚慕蘭	Jean Moulin

法
蘭
西
地
下
活
動

2472-485-
578

2837

34104



印編准不·有所准版

書叢題問際國

動活下地西蘭法

著芳頌沈

版激月六年四十三國民華中

元四料熟：價定本基

發行者：

世界編譯所

上海福州路三九三號

重慶中一路梓潼新村

發行人：

楊韻孫

經售處：

各省市各大書店

重慶市圖書雜誌社發行

55.16
2